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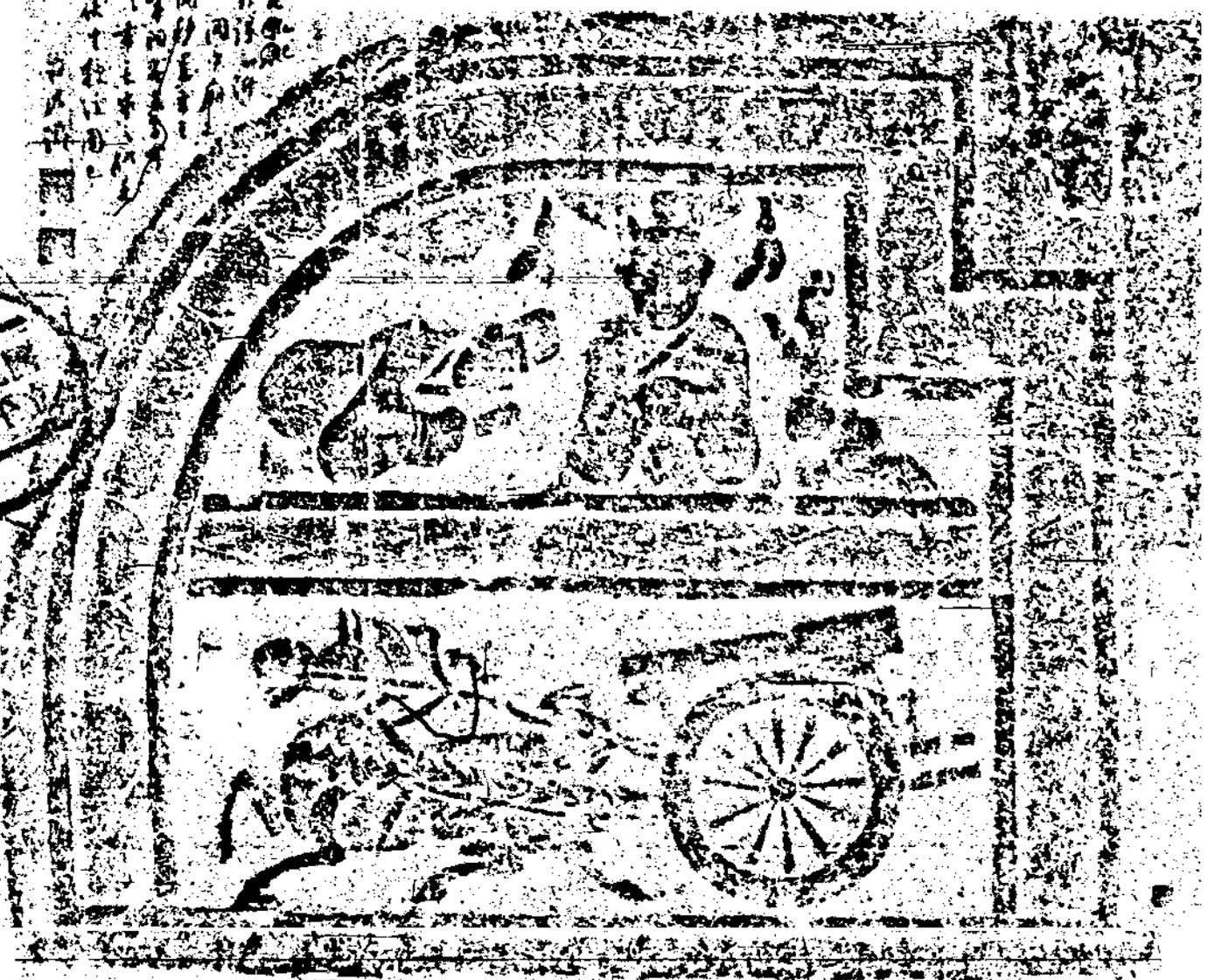
423 5 - DEC 1935

新言

章太炎先生主編

半月刊 第六期

上海
新言社
發行
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
十日



光華大學半月刊 第四卷 第二期

▲要目▼

王學登輝(續四).....張壽鏞	淮南王書中的哲理(續).....姚
讀禮運憲頭解題記.....錢基博	二十四史戶口考.....呂翼仁
清談.....呂思勉	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續).....林光澈
工商業會稽與法律上之關係.....謝霖	民衆教育是什麼?.....張登受
軍用炸藥三硝基甲苯論.....胡甯生	中國文藝批評理論(續).....錢鍾漢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所表露出的矛盾現象.....伍純武	杜樊川評傳.....徐裕昆
意阿衝突與洛卡諾條約.....葛受元	江謙說音敘.....蔣維喬
國民政府與合作事業.....徐淵若	四庫待訪書目考初稿月序.....張傑
數學中之推理方法(二).....朱言鈞	咬菜根宰特草.....徐義
對台.....金品	診餘有感.....談興中
批判論之真諦.....王光煦	附中消息.....獻之
	光華第一義務小學報告(十九).....譚維翰

定價

另售每冊大洋一角郵費一分
 預定全年十冊連郵一元
 國外連郵一元八角

總發行所

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內
 光華大學半月刊社

代售處

上海 現代書局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南京 中華雜誌公司
 南京 中央書局
 蘇州 時代雜誌服務社
 杭州 大眾文具商店雜誌部
 杭州 中國雜誌公司
 天津 大道書店
 南昌 科學儀器館

徵求黃季剛先生遺文

黃季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學書札多不留副稿凡先生友好及門諸君藏有此等文字者請各逐寫一通寄交本會孫世揚彙收以便編印如將原稿寄來經本會逐錄或攝影後即當寄還不誤

章氏國學講習會謹啓

年星社元新居成實以之

事如數日事得諧先生一笑心類用此州寫士亦算少幾
沐嘉美頌和人生要有託謀身謀國何殊哉。格不至最
而九城宜以。清氣霏霏真罕信人起相詢何怪倫堂之喧
藏書百本醫家具底國身而良堪哈先生管居自有不少不問
勢請地臺去居避風鶴飛露瑞軒。鈔鼓徒相稍陸沉於
崎皇得地坐笑岸蟻身法地但愛靜山有真氣真抱之酒
居重播煥新新會成蒼水曾雞烟煩親。花流酒試醉不
晨若喧長依寓此年人指對險宅。一。飲限。名。處
清質我此儲藏者堪相陪

百中。星。社。元。新。居。成。實。以。之。
之子。嘉。美。頌。和。人。生。要。有。託。謀。身。謀。國。何。殊。哉。格。不。至。最。風。
字。色。之。度。也。適。有。好。相。陪。年。一。古。飲。為。安。其。也。
黃。似。書。子。上。元。不。石。橋。之。處。處。

黃先生薊游遺稿

孫世揚錄

丁巳戊午閒。揚與曾慎言同侍黃先生於北都。先生好游。而頗難其侶。唯揚及慎言無役不與。游蹤殆遍郊圻。譙談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駿發。所至必有題詠。閒令和作。亦樂爲點竄焉。揚旣南歸。慎言亦返蜀。先生更施教於武昌太原瀋陽以及南都。忽忽十餘年。蹉跎淹滯。無緣常謁師門。而慎言竟未再見。北望幽薊。漸蹙堯封。固不僅往日之游爲可追想也。如何不弔。哲人萎喪。文獻悠悠。邦家其瘁。揚之譔陋。不足與於斯文。孤負殊恩。難爲後死。唯是當時游譙所作。多存篋衍。及今展視。仿佛平生。輒彙錄數首。聊記陳迹。嗟乎。青簡尙新。宿草將列。山河如故。風景都非。悼往哀來。寧有旣乎。先生之爲學也。人見其進。不見其止。向有所作。旋即以爲未可。况此十餘年前之稿。棄之久矣。然子雲作賦。旣悔而猶傳。康成解經。已行則無改。若援此例。正不妨過而存之。且詩稱懷袖之字。三歲不滅。夫亦有取於久要爾。疇昔周旋。可念如此。而敢以遺篇覆瓿哉。傳諸遠道。詒我良朋。庶以同伸其哀慕可矣。

秋日泛舟大通河序

丁巳八月廿六日。日加未。與會緘孫世揚出東便門。至大通橋。泛舟抵慶豐橋。其水舊名通惠。元鑿清疏。側城衆渠。鍾會於此。東達運河。水程四十。中設五橋。所以停蓄消流。取便轉漕。然輯濯所行。屆場而止。慶豐橋者。俗所謂二橋。去城八里而近。渠流徑直。草樹稀疏。寬劣容舫。深纔過帶。而傳之圖詠。亦號勝區。將以朔土高燥。清川絕希。城市埃囂。水木罕覩。故游者措意於此焉。是日也。晴曦送煊。風塵不起。甫出闔閭。野色彌望。遂買小艇。汎平波。舟製樸陋。略施欄檻。漆赤凋剝。名爲畫舫。水淺渚多。榜人技窳。柁轉而屢膠。絳曳而後進。吾儕以所希爲貴。以所悅爲安。居然有江湖之想。捨塵事之勞矣。兩岸叢蘆。上平如翦。垂柳受日。諸色聚之。漁人鳴榔。則沙鯨躍網。柔艣乍搖。則雁鳧鼓翼。棹謳發聲。則羣兒屬和。晚墟初散。則人影滿川。凡斯物色。故亦無殊澤國也。俄而長岸驟狹。石場當前。濤門數尺。跨以略約。水不受竿。奪途而奔。懸瀑一傾。洶涌成響。舟路至此窮矣。梁側有廬。行者所蔭。覽跳珠之異。聞飛流之喧。有如真身深林。屬望絕澗。僮暨數人。自言能行於驚湍。取物如拾地芥。戲投以錢。應聲躍

入。滅沒鏡相之中。游行霧沫之裏。乃知呂梁掉臂。未足稱奇。忠信涉波。徒飾高論。變習生常。有自來矣。度梁而東。平野蕭瑟。披榛覓逕。畦埒縱橫。梁禾畢登。閒存薯蕷。歸人荷鋤。就以問路。側水得福隆安冢。碑闕並存。垣墉已圯。石人離立。皆作胡裝。進歷塋門。灌木蔽日。其冢穹窿。望之如帽。冢壁題名雜遝。頗有異域人書。地氣陰森。不可久竚。出垣而西。得豐伸濟倫冢。又得訥殷冢。構孳冢。並有賜碑。訥殷爲構孳子。而碑墓在左。豈女真亦尙右也。古爾佳公碑。爲巢可託撰。自擬蔡邕。而辭至陋拙。豈唯文采不豔。蓋亦糞土難圻也。古來共盡。名亦奚爲。縱復文無媿詞。祇供樵牧摩弄耳。日既下稷。西山在前。帶之以雲霞。映之以樓堞。始知岡陵以遠眺爲美。非必升險履危。然後適懷也。既達向廬。舟人已檣船以待。共苦飢渴。試求村酌。藪以松菌。肴以豚卵。仲秋說餅。差類吳均。茗飲之佳。何羨醇酪。是時味谷斂光。濃瀉彌厲。寒風激水。衣襦不溫。余意在屬詠。竟忘漏下。短歌既就。聊令會緘。題之壁間。期異日再來。可考蹤迹。暝入舟中。四望杳靄。人家燈火。與星相映。高城一綫。動影波間。良久抵東便門。關牡已下。門者孰何。不令遽入。改趨齊化門。野路委迤。求苴不得。朽株當逕。往往駭人。流潦未澈。履躓盡溼。幸而得達。時已人定矣。一月之游。良無足述。然得侶非易。擇地亦難。會心不遙。良辰

可念。索流光於交臂。欣一遇之同歡。何必遐舉層城。遠適蒼莽。應悠然長想。慨然高吟。余既有詩。二君宜和。

秋日偕永甯曾緘慎言海甯孫世揚鷹若自大通橋泛舟至二牖飲村肆看夕照向暝始歸留題肆壁

漕渠秋益清。野航可乘興。蘆花無近遠。鱗波且余勝。淺洲鳧泛泛。矮田薑稜稜。柁工貪水利。長纜助急趨。小橋俄當前。湍鳴權歌應。飛流奪窄塢。驚瀑懸危磴。覓坐看斜陽。美釀初出甌。西山帶餘霞。此景不可贈。吾儕江海人。遐想互能證。更待春水生。買舟續前勝。

戊午清明後一日仍偕曾孫二生來此并挈女念容男

念華念田口占長句題前詩之後

喚酒旗亭感舊游。高陽徒侶復相求。禁城百五風煙靜。朔野三春客思愁。草綠漸塗前日意。柳青還對舊時眸。漕渠遠與江鄉接。欲趁歸航更少留。

大通河秋泛賦

孫世揚

東便門外有大通河。繞城之水。皆聚于此。自清世之運糧。中設五廡。所以蓄水。小川滌浹。而傳之圖詠。蓋以密邇上京。朔土無水。以近爲貴。以稀爲美也。余自來燕薊。今也三年。近郊勝區。無不躬踐。而未嘗措意于此。彊圍秋分。蕪春黃先生見吳錫麒大通橋春泛記。忽然動興。約余同游。是日晴曦照川。輕舟緩泛。既觀飛瀑。亦踐林郊。其物色悉具黃君記中。今故得而略也。若其吟嘯之樂。登之眺奇。觴詠相接之歡。景氣相娛之致。不有所述。後何識焉。蓋臨川歎逝。昔彥所同。因會賦詩。往籍有記。余既預從游。復逢勝地。用是忘其鄙固。援筆賦之。

伊漕渠之紆折。乃發原于昌平。收衆渠而東會。踰五堰而過征。雖朔土之高燥。亦蓄水而汀蒨。豈風物之足慕。聊託勝于郊坰。懿予久羈于茲土。忽披圖而見奇。乘清秋而遂往。得輕舸于河湄。意既款于市廛。見爽塏而已娛。念江鄉之多樂。姑舍遠而求卑。于時晴曦方中。秋氣暫朗。輯濯既具。循流東往。輕帆舉而飄搖。長纜曳而迂枉。野鳧鳴而鼓翼。游鱗驚而觸網。喜心目之同適。形解拘而神爽。若偶歸于水鄉。出前溪而擊榜。苟不滯于形骸。斯

會心之無兩。陸川路之迫近。忽當場而不前。約以盈丈之口。懸以一仞之泉。彼孺子之游波。入激水而怡然。匪忠信之可恃。蓋從習而能遷。度梁而東。言涉荒壠。榛莽生域。松楸覆冢。陸豐碑之尙存。恨夷言之難諷。識山丘之爲華屋。夫何庸譏與光寵。牧豎躑躅于其旁。行人過之而生恐。爾乃西風拂林。寒水生波。言尋歸塗。屬聽農歌。遠山迷茫。高城嵯峨。平原蕭條。野路陟陀。感遐思于天末。悵旅情之何多。于是就田舍。求村酌。說秋餅。薦園蔬。賦新詩。共爲娛。燭初明。日已晡。客方醉。榜人須。喜晚風之余勝。乃旋反于吾廬。餘苴燼而見跋。零露下而沾裾。惟興會之難盡。何疲憊之不舒。遂操觚而凝想。追光景于既通。

游天寧寺塔詩引

素秋明遠。言適西郊。天寧寺者。幽州古刹。元氏舊基。陵谷屢遷。招提宛在。揭高標于天表。俯瞰皇州。留名跡于日邊。遙瞻魏闕。琉璃作匣。舍利藏于劫灰。立石爲碑。像法傳于文藻。辟雍獲碣。本非土著之珍。資福殘銘。尙在後生之列。于焉游賞。最愜幽情。時則斜日在衣。驚風振樹。朔方寒早。已見鴻征。平野秋寬。稀聞蛩語。摩莎斷碣。虞叢莽之牽裾。頂禮空龕。悵疎鐘之

動耳。古今相續。廢興之感何多。哀樂所由。靜躁之情不異。苟無篇翰。曷抒匈懷。凡我同游。各吟短什。

八月八日偕曾孫二子由法源寺至崇效寺求觀紅杏
青松卷子不得遂出廣安門至天寧寺坐塔下良久
始歸還寓用朱錫鬯寓居天寧僧舍詩韻成四詩紀
今日之游

清秋高興發。相約叩禪關。寺古留殘碣。松高礙遠山。昔人嗟已去。遺躅倩誰攀。不盡成虧事。疎鐘鎮日閑。

資福連崇效。空城足梵宮。畫圖零落後。姓氏渺冥中。竹下鐫詩句。花前倒酒筒。并隨塵劫改。難問祝雞翁。

未覺闔闔遠。何辭跋涉勞。招邀車接轂。歸去酒盈槽。塔影依殘照。松風響暮濤。都令人逕絕。漫謫蘄丘高。

豐碑瓴甌。披誦識由來。紫磨浮圖像。琉璃舍利杯。近誇資福寺。遠睨妙高臺。一瞥千秋去。孤雲自往回。

天寧寺塔賦

曾緘

歲在疆圉白露節後。與海寧孫世揚奉同薪春黃先生出廣安門。訪天寧寺塔。天寧寺者。元魏光林寺之故址。於隋爲弘業寺。其塔建於仁壽二年。去今千三百十六歲矣。余覽王劭舍利感應記別錄。悉其由來。雖靈報渺冥。而遺迹昭著。幽燕覽古。匪此莫先。蓋獵碣移自咸秦。旃檀燬於夷虜。詎若此塔。相輪無毀。榱桷依然。藏弄摩尼。檢泥完固。歸之佛力。未爲盡誣。昔文考摛文于魯殿。初明奏記于通天。余才慚昔人。而舊蹟不可以無述。聊爲賦之云爾。

懿清秋之蕭晨兮。駕言適乎西郊。訪弘業之餘趾兮。瞻茲塔之蒼巖。十三級之纍纍兮。簞浮雲以爲高。火珠眩曜于中天兮。鈴鐸因風而動搖。俯雄朔野兮。于焉逍遙。覽物懷古兮。爰擅厥初。維隋氏之盛德兮。實肇構此浮圖。礱文石以爲函兮。藏木難以爲寶。顯靈應于素光兮。又絢之以彩藻。豈梵教之可憑兮。固吾王之所好。訝茲塔之長存兮。溯朝市之屢

遷。薊丘化爲青蕪兮。易京煬而爲煙。微世尊之護持兮。胡獨歷僧祇而不見捐。循基陞而
樛流兮。步中唐以旁皇。弔豐碑于榛莽兮。悲遼泗之俱亡。禮調御之金身兮。歎興廢之無
常。懼末法之將屆兮。攬余思之茫茫。重曰。秋氣次寥。風物淒兮。出其闐闐。適招提兮。建標
拔起。天與齊兮。願言高舉。無丹梯兮。摩莎碑記。披蒿藜兮。今古茫茫。懷增悽兮。還塗愉悅。
日方西兮。

訪秋二首

訪秋隨意向城隈。喜有斜陽送客來。地僻叢蘆皆慘淡。天高孤隼獨裴回。暝餘林影侵衣瘦。
戰後笳聲到耳哀。更撫香銘渺愁予。不須鳩鳥怨瑤臺。黑案麻有淡詞俗曰窳臺門人
會慎言以所見戲易曰瑤臺
高城却倚暮山青。便遣詩情入杳冥。敗葦有時當窄逕。殘陽何意戀危亭。埋愁荒塚佳人在。
送晚寒笳過客聽。預計歸途景尤好。市樓燈火問初星。

秋晚與黃先生孫鷹若自窳臺步至香冢望江亭暝歸有作

曾緘

亭皋葉下薊門秋。命侶城南得勝游。疎柳有情當落照。叢蘆隨意繞荒洲。西風不散天涯

恨。香冢虛埋地下憂。吟到鐘殘意惘悵。誰家絲管起高樓。
淒花衰草錦秋墩。寂寂神叢早閉門。荒徑苔淹詞客淚。前山葉擁女郎魂。風侵白袷知寒急。燈入疎林惜夜昏。正有瑤臺堪悵望。年芳凋盡向誰論。

薊丘覽物絕句

曾緘

亦有瑤臺可易名。荒塗所惜近荒城。有城不遠瀛洲遠。佇聽笳聲卻有情。
右窰臺有伎居其上

埋憂無地非無地。試撫花銘意惘然。何必青陵洒粉蝶。一般錦瑟怨華年。

右江亭側香冢

孤亭歲莫獨躋攀。鳳闕依稀落照閒。鍾動鳥栖游客散。獨斟清舜對西山。

右陶然亭

舍利有靈吾未見。隋時遺塔自崔嵬。斜暉更比浮屠壽。照汝成還照我來。

右弘業寺

池臺蕪沒況丘墳。伐石何能爲記勳。尙遺游人一惆悵。荒郊古冢不如君。

右豐仲冢

九衢塵多日數犯。纔見水木心爲娛。懸流一切惠豐牖。暫玩則可譽則誣。

右惠豐牖

忽然彈指現樓閣。俯瞰壇廟宮城郊。眼底山河頗廖廓。耳邊簫鼓何噉嘈。

右新世界樓頂

白楊蕭蕭冢峨峨。若有人兮在山阿。勸君莫作無鬼論。其有鬼也若之何。

右南下窪嘗寒夜夜半後與先生及歙縣吳君同門孫世揚偕往貼鬼無所遇而還

四月八日始游北海弟子孫世揚從

長嶽瓊華事莫詳。斷垣廢沼已堪傷。早知信礮成虛設。猶幸豐碑獨後亡。壞殿罨惹添燕壘。

空陂荇藻帶魚梁。圍游榛莽烏容惜。只恐神州化牧場。蒙古嘗欲盡殺中國人令草木場茂爲彼牧場以耶律楚材言而止

擬喚巫陽起醉魂。十年回首一吟呻。華胥夢破青山在。滄海橫流到此身。乙亥孟冬

弟子孫世揚鈔畢集句書後以表哀感

輓黃師季剛

陸恩涌

(南羽調勝如花)雲輕淡 日麗都 豈料先生作古 想從前誨我多年 怎教人吞聲
不哭 從曲禮心喪應許 遠師承德清大儒 近奉教餘杭令謨 未竟修途 怎匆匆
忽去 記渭南詩手鈔分付 先生曾手抄放翁力穡輸公
上藏書教子孫一詩見示 念師恩但有嗟吁 念師恩但有嗟吁。

哭季剛師

王之瑜

烏庫。自吾師講學南都。瑜卽從游。於今八載矣。其閒雖教授於蘇魯皖三省。然時時來京問業。未嘗一日敢忘師門也。癸酉春瑜來教鍾南中學。過從益密。談論益深。蓋師之誨瑜也。懇懇款款。有踰骨肉。凡治學處世接物之方。莫不詳細指導。瑜每往教一校。必訓以小心從事。毋多言。人有短長。不須深論。方言不通者。可多著筆。人事毋多問。潛修最要。瑜所從師學者。經學小學文選文心雕龍史漢詩詞。獲益俱深。凡瑜之得抗顏爲師者。實皆奉吾師之訓也。今秋九月廿二日。(舊歷八月廿五日)吾師命教其二子念祥念慈。設講以待。且贈贖金。瑜力却不獲。師謂瑜曰。吾與汝交八載。情甚篤矣。吾嘉汝忠實好學。使汝教吾子。汝教吾子。當如吾教汝也。汝若不教吾子。吾亦不教汝矣。瑜敬諾。師又曰。教吾子而肯加夏楚。吾甚感焉。言畢。再三揖。自此瑜常在師門課讀。一日瑜方授課。師從窗外探視。囑曰。吾二子事。壹委之汝矣。嗚呼。瑜受此言。未及一月。而吾師逝矣。而今而後。小子將何述焉。師歿之前五日。(十月三日)猶在中大授課。瑜遙聽焉。詞頗激昂。如與人爭辯然。汗出浸頰。課后瑜謂師曰。用

力何其泰甚。曰不得不用力。師平日講學雖用力。然未嘗魄汗如此。蓋其時師已病矣。師歿前二三日。(十月五六日)瑜以兄自滬來省。未克謁師。至十月八日。瑜遂授課。聞念祥云。吾父病矣。且危急。予亟入視。師母止之曰。此時吾且不可入。君請勿入。予邑邑良久而退。不料吾師竟於是日申時歿也。嗚呼痛哉。翌晨瑜得報奔往。一慟欲絕。師面色如生。兩目似人眠狀。遺孤五六。哀號聲嘶。師母暈絕倒地。下舖蓋棺。斧聲丁丁。哭聲嗷嗷。從此與吾師永訣矣。嗚呼痛哉。瑜夏閒喪吾妻。今又哭吾師。有涯之生。生意幾何。自師歿后。寢食不安。習習若有所失。寐中呻吟。徹旦不休。雖戚友勸我。又豈能入耳耶。十一月六日。師柩歸葬。送之江干。秋風蕭瑟。江濤洶湧。小子佇望久之。媿無宋玉之詞。招師魂以入修門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祭黃季剛先生文

高景憲

烏呼哀哉。先生之特立獨行。生世僅五十稔于茲。稷下通儒。國之大師。常爲祭酒。學者宗之。新進末學。或緣以爲忌。老成碩望。則引爲相知。譬如北辰。衆星所拱。而先生之精光。灼然獨耀于時。子雲之得劉棻。何足重。陳良之徒陳相。乖其宜。惟太炎之門下。有諍友。先生乃善屬書而離辭。至德純孝。爲國驅馳。東瀛嘯傲。歸擁皋比。春風化雨。桃李潛滋。既遂小學。上通經史。古今音韻。确然無疑。彼夫吉金樂石。自矜博古者。直類舞鱗。鱗而號狐狸。僕本嗜書。衡泌棲遲。昔嘗同硯。就正析疑。胡天不淑。棄我如遺。尺書近遞。裁答有期。而僕不遑生芻。自致。惟懷古誼。以忸怩。一哀出涕。緘進蕪詞。吾誠爲國學殄瘁。慟而非徒哭其私。烏呼哀哉。

海外應聲

舊金山蘇醒之君來件

復興國學之一綫生機

(載本年十月二十三日中西日報)

樸學大師章太炎開始講學

國學爲一國學術文化之精英。卽一國精神生命之所託。故有國可亡而文化萬不可亡之說存焉。蓋文化不滅。卽一國之精神不死。徐圖復興之機尙多。否則精神先亡。則行肉走尸。庸何用哉。請先言復興國學之緊要。

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類有文化。而禽獸則無之故也。夫學術爲文化所自出。故講學術卽所以興文化。文化興而風氣正。國是立。則民不教自正。國不治而自治矣。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良有以也。

我國學術與文化之起點。固遠推三皇五帝堯舜禹湯與文武周公矣。殊不知總其大成者。則爲生乎二千五百年前與影響乎二千五百年後之孔子是也。所謂刪詩書訂禮樂與贊

周易者。是整理校正皇古之學術與文化。用以饗我後人者也。否則。吾祖先將與非洲之野人國。又何以異哉。

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爲曾子而作孝經。夫春秋乃千古之政治批評書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知是書之影響於當時及後來人心及政治者。又何其大哉。我國歷史中。忠義凜立之大偉人。如關雲長。岳武穆。文天祥及史可法等。其浩然至大至剛之義氣。多得力於春秋之教。關公之好讀春秋。卽其例也。近年以不住租界。不娶妾。不要錢見稱之吳子玉。據聞亦受春秋之影響。其思想或謂爲老朽。但其人格高尚。堅貞不撓。卽革命軍之諸領袖。亦莫不交口稱之。惜乎。春秋之教。不行者久矣。所謂倒戈。叛背。陷害與內鬩之風。甚熾於今日者。又良有以也。致軍政不靖。時局不定。爾欺我虞。自防不暇。外侮乘之。至造成今日空前之國難。吁。焉得孔聖復生。重著春秋。而懼彼一般亂臣賊子者乎。

孝經。乃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所講出弟入孝之道。備矣詳矣。我國二千年來禮讓和平。民風之養成。孝經實與有功焉。家族之團結。社會治安之維持。與民族雖渙而不散之特色。亦孝道之所賜也。

又如旅外老華僑之熱心國內公益。與眷念祖國之殷。推原其故。殆由移孝作忠之自然流露也。其未曾受過國學教育之僑生。其中熱心國事者固多。但間有對國事漠不關心。甚而且有棄親不養者。此無他。西化久與性移也。蘇子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言其子將習見而更甚之也。故俗有謂老子不敬。子將打爹。是知惡不長。教不可無。然則文教之與人生。不亦大乎哉。

或謂春秋之嚴謹。固可尙矣。但孝經之拘泥。焉可法哉。吾應之曰。孔子因時制宜。孝經及其他國學。固應及時提倡。以免斯文有墜。但如何因時而制宜之。重加整理而新之。實在今之學者。夫孔子有經則有權。孟子曰不以辭害義。然則復興國學與行古道者。又何可泥乎古哉。是以國學之復興。非抱殘守缺之謂也。乃踵事光大與推新之謂也。棄古學者。固爲忘本之行。但一心泥古而行者。抑亦滯泥不通之至者乎。吾望及時復興國學。以挽頹俗。尤望努力整理國故。以求推新。

原夫我國學術之發達。後人咸推季周。蓋自春秋而降。周轍已東。王綱已墜。而諸侯復爭雄。比霸於其下。於焉官學不講。言路下閉。由孔老墨諸聖。始將千古寶藏。普及民間。於是諸子

百家之學。以時而興。儒重人道。老講無爲。墨尙兼愛。楊子爲我。（卽西方之個人或自由主義。）管子。韓非與商鞅等。各以刑名法治傳。其他如公孫龍。鄧析。惠施等。則以名學稱。孫臏。吳起則傳兵法。蘇秦張儀則言縱橫。文學方面。則有孔門弟子之子游子夏。賦則推屈原宋玉。天文齊有甘德。魏有石申。俱以星學而名。醫有扁鵲。樂如州鳩。師摯。師曠。商業則稱陶朱。是以自古學術之盛。未有出乎季周以上者。雖然。後乎周者。歷朝學者。亦各有所貢獻。惟有多少精粗之別耳。

歷來論學者。咸謂我國學術。經秦火而衰。殊不知秦所焚者。僅民間訛傳之書。所坑者。乃以方術欺始皇之儒生。若官家正本之書與學官博士。固依然猶存也。且周末秦初之間。諸子百家紛起。學術於焉分歧。人心因而不一。時有永久分爲數國之虞。文字音讀。早已南北不同。東西互異。苟卿見而心傷。乃有正名與立隆正（卽標準）之說出焉。其對正名之原因則曰。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文久而息。節族而絕。守法教之有司。極禮而禡（非相篇）聖王沒。名守漫。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若有王者起。必將

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正名篇）

從上一節觀之。可知學術至戰國時。已由盛極而衰而亂者矣。當時不惟文字讀音互異。而禮法與思想。尤極其混亂不堪。所謂「聖王有百。吾誰法焉。」已慨乎言之矣。荀子因有立隆正以作新名。而齊人心之倡。其言曰。

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正論篇）

又曰。「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曲直耶。」（解蔽篇）荀子竭力倡之。其徒李斯因秦力而實現之。惟方法過嚴。有破壞而少建設。此李斯痛受後人抨擊之所由也。但不有荀李之去雜書。一思想。吾知二漢固未易一統中國且能長安久治如彼者也。故另一方面言之。千古捱罵名之「暴秦」。對學術思想。亦有極大貢獻。一則去雜說而敦學術。二則一人心。而立中國二千年來大一統之基。至於李斯本大篆而作小篆。程邈之作隸書。對推新文字與普及教育上。實亦不無大功存焉。

今日學術之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思想之亂。比周末秦初而尤盛之。如文字方面。早有文

言白話之爭。又有白話與大衆語之別。更有存文與廢漢（廢漢字代以注音字母）之辯。經學之不講也久矣。自粵方倡讀孝經說。全國因有讀經之辯。有推爲神聖不可侵犯者。有視如糞土不如者。嗷嗷至今。尙未有定局。

至於思想方面。主義橫興。比猴毛馬鬃。尤難杷梳。從外國輸入者。則有民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司主義。無政府主義。又有所謂個人主義。國家主義。由國人發明者。則有維新主義。三民主義。聯邦主義。新生活主義。及滿洲正在獻醜中之王道主義。吁。主義亂如麻。誠如荀子所言。聖人有百。吾孰法焉。名守早慢。奇辭紛起。名實久亂。是非之形不明。人心擾擾。國事不定。焉得大儒如荀卿者。出而立「隆正」定國。是一人心而正學術之本哉。言之不勝有今昔之感矣。

學術至於西漢。固受儒道一尊之弊。義狹而路隘。阻礙思想之發達與學術自由之發展。已彰彰明矣。然而漢儒如衛綰。田汾及公孫弘。董仲舒等。所以竭力主義一尊者。殆欲調濟季周與暴秦一寬一嚴之弊歟。蓋周末過於放縱。其弊流於混亂。秦時過於嚴苛。其弊也民愚。衛董等本荀子「立隆正」之旨。特表中和之儒學而尊之。殆欲其寬嚴之相濟也。且秦時忙

於征伐。官校已閉而不講。民學又在例禁之列。（如偶語詩書者棄市）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古籍。六經四書及子集之書。又經秦漢五年之戰亂。散漫無存。而碩果僅存之官書。經項羽入咸陽時。大燒三月而始絕。此漢初徵求遺書之難也。幸而武帝有徵求獻書之令。伏生等有口供尙書之授。經西漢二百之搜索。古學僅得微不絕。俗云。失者復得。此西漢學者對於國學唯一之大貢獻也。

西漢時有孔安國揚雄及劉歆父子。已知着手校訂古籍矣。但安國本孔壁尙書。而作古文尙書傳義。釀成千餘年今古文之爭。經宋明清諸大儒之悉心探討。始悉古文之僞。劉歆繼其父向。歷爲校書郎。集六藝羣書。別爲七略。經籍目錄之學自歆始。固可述矣。但歆任意竄僞。功不當罪。其中真能解經訓詁者。則推東漢經學大儒。如賈逵。馬融。許慎。鄭玄。何休。服虔諸人。其中尤推鄭玄精通諸經。繼馬融而爲諸經之註釋。許慎作說文解字。以爲考古之工具。訓詁之學興。考據之學植。此漢學特放異彩之所在也。

興學與政治之關係。可於兩漢時見之。武帝興學。文物於焉大盛。光武好學而奚節義。歷代民氣之敦。吏治之良。推爲獨步。然則治國在得人。而培養人才。則在學術之興。抑已明矣。

今日我國各政黨之主義。各言之成理。其中人才亦堪稱一時濟濟。無奈多學而無根。好爲道聽途說之奇。素乏涵養。又何能望其不粗莽決裂與僨事誤國乎哉。

三國與兩晉之擾擾。學術固少進步可言。但藉番音而沈約作四聲譜。依佛經而晉儒精註老莊與周易。各別有所發揮。亦善採人之長者歟。

學術至隋唐時。已由衰極而復興。皆學者與當局提倡之力也。有謂晉末以來。集徒講學之盛。首推隋之王通。而唐代學者風氣。亦由王通啓之。然則真能獨善其身者。亦未始不可以兼善天下也明矣。曾文正公曾云。天下風氣之轉移。繫乎一二人之倡導。然則若文中子者。誠隋唐間攸關時局之一大儒哉。

隋煬帝與唐太宗尤能力爲倡導。學術至唐時。因而另有新之發展。唐之詩文。固多絕品。政治影響乎東亞。日本文化之基礎。實奠於此時。經學方面。除有孔穎達因先學之訓詁。而作五經正義外。復有賈公彥。因鄭玄之註而疏周禮儀禮。徐彥因何休之解註而疏公羊傳。楊子勛因范寧之集解而疏穀梁。九經是用。經術大明。文宗時。又懼傳抄之易誤。乃立五經石刻。以爲隆正。此又唐人大貢獻之一斑也。

其中尤堪稱述者。則爲佛學之發達。經晉唐四百年間。佛學至有十三宗之多。卽以律藏爲主之律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爲主之三論宗。以願往生淨土得名之淨土宗。倡禪定之禪宗。以智豈（頁旁）開宗於天台之天台宗。以華嚴經爲主之華嚴宗。講諸法體相之法相宗。尙祕密之眞言宗。至於涅槃地論攝論成實俱舍五宗。或則併入他宗。或因影響不大。故今日祇有八宗。較爲盛行。佛至中國。經學者之探討。始光而大之。故日本今日之佛光四射。有佛國之稱。殊不知其光亦初來自中國也。

唐人多兼精心學。對本國經學解釋。因而別有會心。惟至宋時。方光大形成之。如有性理學之發明是也。然而啓其機者。則爲唐人也。

五代擾擾。爭奪無虛歲。學術上之貢獻。除詩人騷士大演詩餘之詞曲外。當以刻發書籍。影響後人較大。按刻書印刷。始於隋唐間。佛徒勒石刻經。印刷之術已啓。但刻印九經。當以一身事四姓之馮道始。抄寫之術廢。而訛誤之弊稍減。發行之事興。而經史子集等書。始得普及於民間。學者得書較易。學風因之而熾。至趙宋而則稱極盛。史謂宋以文章建國。又頌太祖爲藝祖。良有以也。

宋儒之大貢獻爲性理之發明。政治方面爲王安石之新法。惟新法以不得人而亂時。性理學以得傳而日熾。宋史道學傳載性理與道學之淵源。曰。「道學之名何自立哉。宋中葉。周敦頤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灝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原附在禮記中）與論語孟子並行。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勿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于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至是皆煥然大明。秩然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以超度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

漢儒承秦火之餘。力事抱殘守缺。故尙訓詁而重註疏。其長也。承前啓後。不有漢儒之訓詁。則字經三變（六經用大篆。秦行小篆與隸）之古籍。又孰能讀而通哉。此其不可沒之大功在也。及其弊也。則散漫支離。無裨人生。宋儒有鑑於此。一反考證。而爲義理精意之求。蓋宋儒認讀書不惟要精通。更在乎致用。句解字明。乃訓詁之事也。修齊治平。乃致用之行也。二

派所處環境不同。時需各異。致力之點有別。故其貢獻亦迥乎其有異也。後人每譏漢儒支離無用。宋儒不識字（謂不識古意）是皆一偏之見。何足道哉。

元人尙征伐。無暇興學。但小說彈詞及戲曲至元始盛。是乃民間文學。更爲普及教育唯一之善法也。其時亞歐交通頻繁。歐洲兼精科學之宗教家。開始自西徂東。而天算礮火等學。因以輸入。至明清而尤盛。是亦大可紀念者。惟我國學者。祇好形上之說。而輕形下之學。元時科學之術雖已傳來。惜乏人研究。至今日仍受外人科學與利器之威脅。言之殊堪痛心者也。

有明代興。學者初困於制藝。學術上無大發明。有之。則推接踵陸九淵之王陽明先生。陽明以致良知爲主。以知行合一爲用。先出入儒釋道三家。凡經三變而始悟格物致知之旨。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世謂之致良知。又曰：「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參黃宗羲明儒學案）此言知行合一之由也。王學發達。有謂明儒之學。卽陽明之學也。不惟當時南北學者。受其影響。連日本儒派。因陽明學說之傳入。面目亦爲之一新。如近世與明治

致力維新諸偉人。多受王氏知行合一說之影響也。已有聖知。而不知用。外人尊而行之。反以強國。及今思之。焉能不痛而且慚者乎。

明人之其他貢獻。一爲永樂時所定之三大全書。卽胡廣等奉敕撰之四庫全書總目廿四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開後來叢書之先風。二爲科學之貢獻。如曆書之糾正。輿圖之繪。農田水利之講。及巨礮之製。咸得力於外人。如利馬竇湯若望等是也。華人有徐光啓。以漢學而兼攻西學。所譯著西書不少。時歷以正。農利以興。真實用之學也。

清初大儒。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顥。顏元等之思想著作。皆經世之大儒。非拘泥於章句及性理者所可比也。彼等居清思明。不事官宦。盡力學術。船山因有黃書之作。亭林有郡縣之論。乃注重法制之書。梨洲之明夷待訪錄。並專制君主而反對之。(見原君篇)皆有心救世之作。咸存民族革命思想。此其甚見重於今人之一因也。

習齋二曲之學。尤盡體用兼賅之至。顏氏學記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必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皆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故習齋講學。文武並重。學事兼

賅。除教經史理學外。又有射。御。兵。工。及農工。水利。醫藥諸課。頗類孔子六藝之教。及今實用科學之設。是誠完善之教育。與清談誤國者。誠有天地之不同也。

李二曲曰。「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矣。」其他受其影響之學者。如張楊園孫徵君。陳瑚等。先後實行耕讀主義。楊園曾申明其義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禮讓興。則世道可以復矣。」故其所補註農書。皆以身試。是足爲今以講學救國者風矣。

漢人考據之風。復熾於清。如閻若璩之考定僞古文尙書。胡渭著禹貢錐指。以考定古今地勢之變遷。毛奇齡考春秋。惠棟復考尙書及作九經古義。以復漢儒之說。戴震精訓詁聲韻。而著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錢大昕著廿一史考異。疑年錄。段玉裁著段氏說文解字。王念孫及引之著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世。他如阮元之經籍纂詁。朱彝尊之經義考。方苞之周官析疑。以上諸人。對經史古義。諸多發明。漢宋之學。自此分矣。又有崔述考唐虞三代孔孟事蹟。摘發古來僞造假託迷信等謬說。而著考信錄。邵晉涵以

精文字學而作爾雅正義。俞樾以詳審字義。而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其他如翁方綱。孫星衍。及王昶。對金石學極有研究。及季清。康南海承朱九江學。而著孔子託古改制考及發揮三世大同主義。皆有功於世。但康氏之學。不專在公羊傳之新發揮。尤在於其力主變法之一役也。其徒梁氏任公。於逃難之餘。盡力介紹新學。促醒國人。因時進化。更有功於近世者矣。

至於清帝對於學術之興作。如康熙集碩學鴻儒。勒撰圖書集成。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巨著。乾隆獎勵學者。而勒撰四庫全書提要。及續通典。通考。通志等書。對國學爲整個之整理。似有大功存焉。但藉此攏絡漢人。使之消磨志氣。以利其子孫天下。其事雖善。其心則可誅。又寓燬正史於求遺書令中。其罪尤在欺瞞。據章炳麟檢論哀焚書一文。言乾隆一方開四庫館。求遺書。一面又令有觸忌諱者盡燬之。在贛一方。燬禁書八千餘通。徐珂清朝全史云。「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二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然則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耶。至橫興文字之獄。一死成千累萬。尤爲專制皇帝箝制□□之餘事。可痛也夫。

當民國以前。科舉已廢。學校代之而興。因傾重西學故。國學廢而不講。但有因先得歐美文化而介紹於國內者。其中煥然成章者。當推嚴復譯赫胥黎之天演論。斯密亞丹之原富。穆勒約翰之名學。斯賓塞爾之羣學肄言。孟德斯鳩之法意。甄克思之社會通詮等書。皆歐美第一流名作。嚴氏以信達雅之筆出之。足與隋唐間譯佛經諸大儒相頡頏矣。於是華人始悉歐美等國。亦有高深之哲學思想。其次。林紓以雅潔之筆。譯編西洋小說。不下數百種。介紹西洋文學之思想與結構。普及民間。至今不息。然皆述而不作。僅爲信而好奇之老彭而已。

及留學之風漸盛。留歐美與日者日多。因得風氣之先。革命思潮。於焉發達。科學智識。亦較爲進步。祇以國事不甯。學亦不精。至今無多發明。或有發明。亦無用武之地者。至維新不成。而革命又成流產。政局因以紊亂。社會日見腐敗。西學不成。中學又荒。此誠兩無所得之一大危險事也。其中惟胡適之陳獨秀等。抱改造社會之志。爲文學革命之行。所謂國語文學。因而盛行於世。是爲普及平民教育及灌輸思想之利器。在文學史上。已另開一新紀元矣。然以新文學之科學方法。以爲整理國故之工具。誠不失爲利器之一也。若認治新文學爲

已足。是卽中華學術之代表。文化之所在。對舊文學與古籍。卽棄而不講。是乃忘本趨末之妄者。惡乎可哉。梁任公曾謂「國學爲千古之寶藏」。惟如何利用新法。以開鑿之。誠爲學者今日之一大責任矣。

夫人性之不同。猶如面焉。國性亦復如此。因個性之所長。而發展之。則不失爲君子。若曰盡棄其所有。而模仿他人。是舍己田而耘人田之愚者。是以今之學者。一面固應吸收科學。取人之長。以供富國強兵之助。一面尤應盡發己之所有。擇其精英。發揮而光大之。因時制宜。以立國是。正人心而奠國基。殆尤爲根本救時之一要事也歟。

古者。周室不綱。亂臣賊子勢長。孔子懼而杏壇設教。人倫以立。千古心傳。得以不墮。漢董仲舒。見秦火之慘。乃下帳講授。不窺園者三年。而儒學得以復興。東漢之馬融鄭玄。先後施絳帳講學。經術因之以明。晉唐時。譯著工深。而佛學以輸。宋時書院講學之風大盛。理學因以發明。明末朝政不綱。戚宦弄權。顧憲成與高攀龍趙南星等。固有東林書院之設。清初諸儒。爲傳民族思想與真知識。因而考證學以興。其後有以講學而求維新者。有以學會而事革命者。各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乎其間。殆亦努力救世之表徵也歟。

今者樸學大師。餘姚章太炎。昔以開革命先風之筆。繼俞曲園經學大家後。而爲經史字學之究。傍及耶佛時學。以其研究真切。著作之富（有章氏叢書數十種）國內學者。咸見而讓步。近聞又有虎邱講學之說。要人助之於上。名流贊之於下。不數月而大事以成。然則章氏將發掘五千年未曾發之寶藏以遺世耶。抑欲整理國故以啓後人耶。抑爲中西學術之融會溝通耶。抑欲振綱紀以正世道人心耶。因是有無限之希望存焉。

昔唐宋諸儒。因佛學之輸入。大放玄學理性之異彩。今西洋科學輸華。爲時已過半百。我國學術上。仍寂然無聞。是非學者之一大羞恥耶。所惜者。治西學者多不長於中文。治中文者。又每不諳西文。兩相隔膜。幾如二世界之不相與。然則焉得中西咸至。羣賢畢集。以事國學之新生哉。

第一期目錄

發刊宣言	太炎
漢學論上下	太炎
尙書續說	沈既民
讀呂臆斷	沈既民
呂氏春秋彙校叙例	蔣維喬協寬 沈延國校善治
老子古微	繆篆
焦山道德經殘卷考	葉遇春
禹廟碑	太炎
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	太炎
詩	郭季先 張仲仁 太炎
第二期目錄	太炎
喪服依開元禮議	太炎
重訂考正孔子世家	太炎
讀呂臆斷	沈既民
老子古微	繆篆
大總統黎公碑	太炎
黃晦閣墓誌銘	太炎

第三期目錄

詩厄篇	邵祖平
王伯申新定助詞辨釋	陳石遺
讀易臆斷	太炎
新方言雜記	吳承仕
呂代春秋佚文輯校	沈既民
王有五門二朝考	王綸
論語皇疏校本序	蔣維喬協寬 沈延國校善治
史量才墓誌銘	馬宗孺
樂陵宋氏譜序	吳承仕
詞	太炎
與黃季剛論韻書二首	太炎
附黃季剛答書一首	郭季先 吳聖安
讀易臆斷	太炎
新方言雜記	沈既民
老子古微	王綸
舜壽百歲攷	繆篆
汪柏年	汪柏年

第四期目錄

法言汪注補正	湯炳正
富平胡太公墓誌銘	太炎
執筆訣	周軼生
附詩一首	邵祖平
附哀詞一首	孫世揚
第五期目錄	太炎
韻學餘論	太炎
答李源滄書	太炎
附李源滄來書	太炎
讀易臆斷	沈既民
今月令考	沈延國校善治
老子古微	繆篆
黃季剛墓誌銘	太炎
費君仲深家傳	張仲仁
青衣賦	汪東
楊夫人別傳	盧前
善餘堂隨筆笱記	江慎修先生遺著
劉寅甫先生七十壽序	黃季剛先生遺著

目錄

駁金氏五官考

太炎

讀易臆斷

沈蕤民

吳語

汪東

音論序讚

劉申叔先生遺著

音略

黃季剛先生遺著

訊班賦

前人

南歸賦

前人

禘祭說

江慎修先生遺著

補白

孟心羣書校跋

潘承弼

駁金氏五官考

太炎

下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注。此殷時制也。金氏鸚作五官攷。遂謂六官始於周。而殷以上皆五官。按鄭君注小戴記。見與周制不合者。輒云夏殷禮。此不得已而爲之辭。非有明效實據可徵者。古者五行之官。謂之五正。是祇見於少皞顓頊之世。唐虞已不專任。舜命九官。權位蓋亦相等。而金氏橫取秩宗司徒。士司空。后稷爲五官。既爲臆決。并謂殷亦五官。斯則惑之甚矣。論語。孔子答子張。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爲高宗之前。已有冢宰。若如曲禮所說。太宰祇爲奉若昊天之官。其於司徒司馬等五官。初不相涉。君薨以後。百官何得總已聽之。雖然。殷之冢宰。亦自有所從來。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見文選注。蓋伊尹本有仇氏之庵人。以媵女歸湯。見墨子尚賢。惟其媵女。故商頌稱曰阿衡。書君奭篇稱曰保衡。保阿爲女師之官。名見列女傳。阿字說文作娵。或以女子爲之。則後漢書所謂阿母。其以士人兼之。

則所謂保衡阿衡。惟其爲庖人。故相傳有本味之說。有割烹要湯之說。其言臆陳珍異。或出後人附會。要之由此出身。事主則無疑。保阿庖人。其職皆賤。近在人君左右。故職掌亦得相兼矣。伊尹雖輔湯致王。然本以保阿庖人進見。革命代夏。參與帷幄密謀。其權尊矣。而本職猶是保阿庖人。猶子房初爲漢高畫策臣。未嘗受一命。子房爲太子少傅。後世亦稱李泌初從肅宗於靈武。猶以白衣同車也。逮其勢藉日崇。於是尊立宰舍。命其官曰冢宰。亦曰太宰。職掌雖與前大異。然宰之名不易。其保阿之稱亦未易也。自伊尹尊立宰舍以後。則庖官始特設膳夫。保阿之官始特設內宰。於是冢宰遂超然爲百官長。周因殷禮。以小宰宰夫爲冢宰之貳。而小宰猶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自餘冢宰所屬。不出次舍宮掖飲食衣服四種冗官。宛與漢時少府清代內務府相類。苟非沿襲伊尹舊制。名曰治官。曷爲乃與冗官治之。自周以後。始有宰相之稱。而漢時庖官猶有靡太宰。春秋時列國庖官。猶稱宰夫。傳所謂宰夫。顧熊夫不熟。宰夫將解黿是也。漢官蓋沿襲秦制。春秋列國命官。不嫌以庖滷賤吏與王朝冢宰之貳同稱。是知百王損益。雖有殊科。其蹤迹固未盡泯矣。金氏知上考五帝以見官制之同。乃不知下考周官以見官制之流變。且於論語亦若忘之。何其遠見千里。

而不近見其睫也。

問曰。逸周書大明武解。順天行五官。官侯厥政。金氏舉爲周初五官之證。若爲通之。曰。楚語云。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是五官者非曲禮所舉五官甚明。若大戴記千乘篇。公曰。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四佐者。卿也。五官者。小卿也。諸侯三卿以爲經制。魯以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仲孫爲司空。是也。而三卿以外。亦往往有特設者。臧孫許。臧孫紇。與三家之卿。並見於春秋經。公孫歸父。叔弓之倫。亦爾。是魯國不止三卿。鄭以伯國。且嘗置六卿矣。哀公所謂四佐。自亦舉時制言之。五官下於四佐。則爲小卿甚明。諸侯有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小宗伯。是謂五大夫。亦曰小卿。小戴記曾子問。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與千乘篇所說無異。金氏駁正義說。謂國政掌於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不悟國君之出。必申守而後行。是以告戒丁寧。下及五大夫。言命五官。則命三卿可知。此所謂舉下以明上者。金氏滯於文句。以駁孔疏而成已說。亦已固矣。且金本云。殷以前皆五官。周始有六官。至是乃謂周亦五官。此又宕而彌遠者也。

問曰。曲禮之說。既於殷制不合。作記者何自得之。曰。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杞宋已不足

徵。作記者又遠在孔子後。今歷數其名稱職掌。若親見前代官儀者。非徒不關殷制。亦不關夏制也。七國自王。諸侯皆去其籍。其時口說流行。多有無所依據者。作記者亦姑錄其所聞爾。宋本殷後也。華父督爲宋太宰。此必非奉天之官。魯未嘗置太宰。而羽父亦因請殺桓公以求之。鄭伯享晉趙武。時子皮執政。武曰。武請於冢宰矣。是鄭亦有冢宰也。由是言之。太宰一官。繼殷之國。與周室分封之國。盡有之。獨杞之官制不可知耳。曲禮所書。本諸口說。蓋由諸侯五小卿事。展轉致誤。究之五官得名。亦有多端。千乘所稱。既與楚語異實。而晉國軍中五官。爲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與五小卿又殊。漸及漢世。則光祿勳之屬。有五官中郎將。而郡太守所屬。有五官掾。所謂五官者。又不可究詰矣。

讀易臆斷卷上(四)

沈氏民

臨一條

臨至于八月有凶

祖綿按。王引之經義述聞。八月之說有三。以爲建未之月。卦爲遯者。鄭康成虞翻之說也。以爲建申之月。卦爲否者。蜀才之說也。以爲建酉之月。卦或爲兌。或爲觀者。荀爽褚仲都之說也。諸說見正義及集解王氏又以易爲周易。當爲周之八月。其義甚明。證以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曰。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月。彼文至于八月。與此同。而亦謂周之八月。可以爲證。从鄭說也。先子易解。謂臨觀相綜。觀八月之卦也。以正鄭氏之誤。先子之言是也。以十二辟卦論。丑建臨。寅建泰。卯建大壯。辰建夬。巳建乾。午建姤。未建遯。申建否。酉建觀。自臨至觀。凡八月。此八月。非八月之八月也。言臨歷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八辟卦。共八月也。臨至于觀。何以有凶。以四時論。時正兌之六三。九四兩爻。兌爲秋。肅殺之氣也。且臨觀二卦。四陰二陽。臨則由坤而來。陽長也。觀則由坤而

長。陰消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者指陰消言。

附錄。十二辟卦。卽乾坤二卦之變。三代雖歲首不同。而月建不改。如亥月坤。己月乾。寅月泰。申月否。卽淮南子天文篇。木生於亥。金生於巳。火生於寅。水生於金是也。戌月剝。子月復。火死於戌。水壯於子也。丑月臨。酉月觀。金死於丑。壯於酉也。未月遯。卯月大壯。木死於未。壯於卯也。辰月夬。午月姤。水死於辰。火壯於午也。剝復夬姤四卦。宜剝與姤序以成火。夬與復序以成水。今卦序爲剝復爲夬姤者。蓋卦之變爲之也。詳見拙箸象數釋疑。

觀四條

祖繇按。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此易之佚文歟。抑易傳之文歟。

祖繇又按。漢書五行志上。說曰。木。東方也。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也。南齊書五行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事。使民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蕭吉五

行大義。引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之威儀容貌也。今易亦佚。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祖緜按。釋文。盥而不薦。本又作薦。同。王肅本而不觀薦。愚以爲王肅本誤。中論法象篇。亦作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祖緜按。集解。聖人神道設教。釋文神道設教。一本作以神道設教。卽今本也。文選卷二十二。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此。亦有以字。末奪矣字。又卷四十六。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同。

噬嗑五條

噬嗑利用獄

祖緜按。漢書敘傳。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取象天威也。此解頗瑣。

祖緜又按。御覽六四三引風俗通。易噬嗑爲獄。十月之卦。從犬言聲。二犬亦所以爲守也。廷者。陽也。陽尙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詩云宜狴宜獄。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利用獄三字。以平易道路釋之。新穎異常。

先王以明罰敕法

祖緜按。集解。敕作勅。釋文出勅法。勅。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勅。猶理也。一云。整也。漢書藝文志。引此勅作敕。潛夫論三式論。敕作飭。魏志王朗傳。亦作敕。敕。敕飭古通。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祖緜按。後漢紀卷三十。獻帝紀。初穎川陳紀論復肉刑。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剗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法。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刑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刑放穿窬之姦。

矣。陳紀此論。基此二爻。

五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祖緜按。釋文。肺。縮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肺。鄭云。簀也。字林云。食所遺也。一曰脯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同。祖緜以說文食所遺也。从肉仕聲。易曰。噬乾食。與釋文所引字林同。又馬云。肺。楊雄說。食从弟。是肺與食同也。至字林。一曰脯也。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六引王肅語。四體純陰卦。骨之象也。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以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至鄭云。簀。不可通。疑漬字之語。餘則一也。

賁七條

祖緜按。釋文。賁。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高誘注。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說苑反質篇。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作夫一作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賁又何也。孔子家語好生篇。文略同。禮記王制注。雜色曰斑。故集解鄭玄注曰。賁。文飾也。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上。地文在下。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則高讀爲鶉之賁賁之奔非。當

从盧說。斑說文作辨。

故小利有攸往

祖緜按。郭京周易舉正。作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攷敦煌古寫本。亦作小字。疑郭說非稿。石經利下旁添貞字。古寫本。利下無貞字。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祖緜按。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許氏所稱。較虞翻干寶各注。簡要而明。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祖緜按。後漢書魯丕傳。丕上疏曰。中略。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積思不勞。而道術愈彰。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傳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堯舜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丕之言。足爲學者典型。宜三復斯言。

終莫之陵也

祖緜按敦煌古寫字。陵作凌。陵廣雅釋詁四。乘也。凌楚辭哀郢。凌陽侯之汜濫句。注。又自悲。凌恆山其若陋兮。注。均云乘也。陵凌古通。

六四賁如皤如

祖緜按說文皤老人白也。从白番聲。易曰賁如皤如。釋文引說文皤老人貌。與今本不同。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蒺藜

祖緜按釋文蒺藜。在干反。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又音賤。黃云。猥積貌。一曰顯見貌。子夏傳作殘。集解。虞翻注。與馬同。王逸楚辭注卷十六。劉向九嘆。注曰。紉。結束也。易曰。束帛蒺藜。言已放棄。雖無有思之者。然猶重行誠信。無有違離。情志潔淨。有如束帛也。又文選卷三。張平子東都賦。薛綜注。引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蒺藜。失失原作隱居丘園。蓋蒙昧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蒺藜。委積之貌。互見第二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孔令詩注。卷三十七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注。又卷五十五陸

士衡演連珠注。又束帛。釋文。引子夏傳。五匹爲束。三立二纒。象陰陽。晉書皇甫謐傳。亦言束帛。箋。立纒之贊。則子夏傳。三立二纒之說。信而有徵也。

剝八則

祖緜按。釋文。剝。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與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引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崩。與落與裂。意同。京氏之說當采。

祖緜又按惠棟周易述。初六疏。引參同契曰。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又六五疏。引郭璞洞林。夫釋易之傳說多矣。似不必引用此種書籍。詳見下文。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吉

祖緜按。釋文。蔑。莫結反。猶削也。楚俗有削蔑之言。馬云。无也。鄭云。輕慢。荀作滅。愚以爲滅。與小象以滅下也。義同。蔑。滅古通。虞翻盧氏兩注。均以蔑滅通釋。盧氏曰。蔑。滅也。至惠棟周易述。疏。引參同契。剝爛肢體。消滅其形。若指初六言。則與本卦六五剝牀以膚混。膚包括肢體也。在羣經。一字亦不能假借。况易者乎。易以象立意。參同契原文。是指剝全卦言。非指初六一爻言也。在參同契此章言十二辟卦。未嘗言十二辟卦之爻也。

其書具在。可證也。此惠氏失之。劉牧新注。以蔑爲席。从崔憬說也。不如作滅爲尙。

六二剝牀以辨

祖緜按。釋文。辨徐音辨。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牀簣也。薛虞云。膝下也。集辭鄭玄注。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訕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翻注。指間稱辨。崔憬注。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足之間。是牀槿也。三家注中。以鄭注最善。訕近信遠。今北地人坐於牀之形似之。虞氏南人。昧於北地情形。以指間稱辨。失之。廣雅釋器。辨。侈也。侈與帷相似。侈以別內外。北地之侈。猶南方之帳。帳張施於牀上頂。及四圍。皆蒙侈。則僅施一面而已。禮樂記。男女無辨則亂升。鄭注。升成也。疑似升字。言有物之可升。卽升於辨也。合之足上稱辨。始與升字義合。辨亦通辯。詳本卷訟卦。其辨明也。按語。敦煌古寫本諸經。作辯。其校勘記云。諸本辯作辨。案下象曰。剝牀以辨。仍作辨。上下文辯辨互見。足證古時通用。

六三剝之无咎

祖緜按。敦煌古寫本。作剝无咎。其校勘記云。石本。十行本。岳。閩。毛。監。本。並作剝之无咎。按釋文出六三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非。則此與陸本合。愚以爲集解亦作剝无

替。有之无之。似宜從石本。

切近災也

祖緜按。敦煌古寫本災作灾。其校勘記云。諸本灾作災。釋文考證鄭作裁。說文。裁。天火曰裁。从火。戔聲。灾。或从宀。火。籀文从宀。秋古文从才。則說文有災而无灾。川部。宀。害也。段注。害者。傷也。宀。害字本如此作。玉篇云。天反時爲宀。今凡作灾災菑者。皆段借字。災行而宀廢矣。古寫作灾。與災同。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祖緜按後漢書皇后紀下。梁皇后紀。當持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與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弇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又同書文苑崔琦傳。琦作外戚箴。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驪姬。集解引。虞翻何晏崔憬說。此兩說。在虞何崔之前。東漢人之說也。

終无尤也

祖緜按敦煌古寫本也作矣。其校勘記云。諸本矣作也。

復六則

朋來无咎

祖緜按。釋文。朋來。如字。京作崩。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京房易傳曰。復。崩來无咎。自上下者爲崩。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又下之上云。小人剝廬。厥妖山崩。馬國翰以復次剝。剝上九。剝廬爲山崩。故云崩來。亦以山崩爲義。馬說無當也。雖剝復上下相序。以坤爲上下兩卦之樞紐。剝復之內外兩卦成頤。馬氏剝之上九。次復之初九。剝之上九。京氏以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復卦不變。京氏以崩來无咎。自上下者爲崩者歟。京氏未明言之爾。惜京氏之易已佚。今所散見於各書者。祇可取爲談助。未敢遽信爲釋易之辭也。

反復其道

祖緜按。敦煌古寫字本。復作覆。釋文反復之復。本又作覆。彖並汙注指王皆作反復。復覆古通。

七日來復

祖繇按。七日來復。卽漢人所謂六日七分之學。詳見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中孚盡而復來。故曰七日來歸。象曰至日。至日卽冬至之日。是日日復至。故曰至日。友人杭辛齋釋出入无疾。有云近今所用之槍礮。其膛中均有螺旋線。令子彈在內盤旋蓄勢。則其出也更速而猛。此線譯稱來復線。卽復初初字出入无疾之確實意義也。詳見學易筆談二集卷一來復人名。發明此槍。非七日來復之來復也。其說未免穿鑿。

商旅不行

祖繇按。通卦驗。及白虎通誅伐篇。對此象。釋之甚明。虞翻宋衷二家易注。不及白虎通遠甚。攷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玄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此注雖簡。亦可供參攷。

无祗悔

祖繇按。敦煌古寫本。祗作祗。其校勘記云。祗。岳十行閩監毛本皆作祗。石本作祗。與此同。蔡邕集答詔問災異。與漢紀十五武帝紀論。皆作祗。詳見坎卦祗既平條。

迷復凶有災眚

祖繇按。敦煌古寫本諸經校勘記云。災。諸本作災。釋文出有災。與此本同。詳見本卷剝卦切近災也。釋文。按說文。裁。正字也。災。或字也。災。籀文也。

无妄五條

祖繇按。釋文。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在史記春申君傳。朱英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令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人。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愚以爲其義殊。殊字疑誤。漢書谷永傳。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三難異科。雜焉同會。注引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爲義。漢紀卷二十七成帝紀。與谷永傳同。後漢書李通傳論曰。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禍。注引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並引鄭玄注。則此无妄兩字。亦作卦名解。文選左太冲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易无妄之說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九歲。各以數至。陽云百六之會。易无妄係書名。似後漢書引易中孚

孚即中

今釋是也。其書已佚。稽覽圖云。无妄九月。天下無雲而雷。此應氏所據也。論衡寒溫篇。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制。自有節制。太玄以去準无妄。秦漢言无妄者。皆無望意。惟九家易則否。其言曰。天下雷動。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又虞注物與无妄句。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為反。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京氏說已及俗儒為无所希望也。則作無妄。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疑也。愚以卦爻象象之言證之。九家說及虞注是也。如南蒯將叛。得黃裳元吉而弗當。左傳昭十二年穆姜筮出。遇元亨利貞而有咎。左傳襄九年故朱英以禍福並提。谷水以德善克濟。无妄以卦氣論。在九月。九月陽氣剝盡。居雷始收聲之後五候。不當雷而雷。反常也。災異之說。本諸卦氣及軌厄。為易之用。非易之體也。且其用亦有正反。例如稽覽圖。无妄九月。天下無雲而雷。此言卦氣之反常。若無雷。則得卦氣之正。

天命不祚行矣哉

祖繇按。釋文出不佑。鄭云。助也。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愚以為祐本字。鄭作佑。馬作右。避漢安帝諱。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

祖繇按。禮記坊記作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衍凶字。惠棟周易述。從之。其疏曰。舊脫凶字。故卦義不明。禮記坊記有之。蓋七十子所傳。當得其寶也。鄭玄禮註。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鄭注與爾雅異。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在說文。菑。不耕田也。从艸。易曰。不菑畲。徐鍇以為當言从艸。从𠂔。从田。因田不耕。則艸塞而𠂔生。故从𠂔。𠂔古災字。又說文。畲。二歲治田也。今本二作三。从田舍聲。易曰。不菑畲田。田段氏云。汲古以爲衍而空一字。宋本皆存之。蓋凶字之誤。許所據與坊記引同。釋文。畲。馬曰。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畲。說文。二歲治田也。與鄭注合。沈濤說文古本攷。畲字。二歲。三歲。漢時原有二說。今本乃後人據爾雅以改許書也。至集解引虞翻注。汲古閣本作三歲。盧雅雨堂本作二歲。

不耕穫

祖繇按。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敦煌古寫本亦作不耕而穫。此寫本。係王弼注。卽陸氏所見之本也。

六二无妄之災

祖繇按。敦煌古寫本。災作灾。其校勘云。諸本灾作災。下邑人之灾。邑人灾也。窮之灾也。及注中諸災字並同。

或繫之牛

祖繇按。馬國翰目耕帖云。晁子止曰。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爲稼穡之資。按古人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弼之誤也。昭昭矣。韓泐澗泉日記載之。翰案世本。咳作服牛。宋衷注少昊時人始駕車。此車用牛之始。山海經海內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牛耕在虞夏時已有之。故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馬牛名犁。則牛耕不始於趙過。過特備修其法於代田耳。馬氏之說是也。尙有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篇。王冰作服牛。亦可補入。

大畜八條

不家食

祖綏按。禮記表記篇。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玄注。此大畜彖辭也。彖言不家食。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從來輯佚鄭氏易者。均未及之。故錄之。

輝光日新其德

祖綏按。敦煌古寫本。輝作輝。其校勘記曰。諸本輝作輝。岳本錢本與此同。釋文輝音輝。是釋文本亦作輝。注中輝字。今字亦作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祖綏按。向秀說。大畜象曰。止莫如山。健莫如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天爲大器。山則極止。故名大畜也。向說較虞注爲善。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祖綏按。潛夫論讚學篇。及漢紀卷三十自序。皆引此。潛夫論。識作志。與釋文劉作志同。

禮記坊記。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鄭玄注曰。言人尙德。不尙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較潛夫論漢紀爲勝。

九三良馬逐

祖繇按。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貌。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引經曰。良馬逐逐。逐進也。

日閑輿衛

祖綿按。丁壽昌周易會通。曰王注以閑爲閱。今攷王弼注無釋閱意。卽王肅王虞二氏亦無之。釋文閑如字。閱也。馬鄭云習。釋文閱也。是否弼語。則不可攷。曰釋文。劉云猶言也。鄭云。日習車徒。宜从鄭。

六四童牛之牯

祖繇按。釋文童牛。無角牛也。廣蒼作牯。劉云童妾也。與爾雅釋畜。童牛。郭注無角牛。易曰童牛之牯是也。又釋文。牯古毒反。劉云。牯之言角也。陸云。牯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

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今說文作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至清惠棟陳瑒馬國翰等釋之甚詳。皆不及虞注之善。至鄭注。見周禮大司寇疏引。巽爲木。互體震。震之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引鄭志冷剛問。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極。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極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鄭氏以梏釋梏非。又說文。梏。牛馬牢。从牛。告聲。周書。今惟梏牛馬。書說誓作今惟史記魯周公世家。引盼誓無敢傷梏。正義曰。梏牛馬牢也。似宜從梏。

上九何天之衢亨

祖緜按。後漢書崔駰傳。注引鄭云。注曰。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文選卷十一。王文考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句。張載注。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李善注亦引鄭云。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鄭氏此注。輯鄭易者均未及之。

孟六羣書校跋

潘承弼

硯箋

高似孫硯箋傳世以曹棟亭刊本爲最精。汲古閣本不遠也。頃從懷辛齋假得明鈔本。以校曹本。可正曹本誤脫。亦復不少。如卷一端山章。小註。蘇易簡譜云。卽硯棊之所。曹本誤棊爲基。下際湖水。曹本誤際爲除。下巖章。小註。高宗翰墨志又云。服於石爲瑕。曹本誤於爲冷。石病章。小註。如蛙蟲眼。曹本誤蛙爲蛇。李商隱硯章。所引南墅閒居錄。曹本脫此五字。卷二石瑕章。硬線起處。曹本誤手爲於。卷三紫金石硯章。第一條。曹本脫所引歐譜二字。歸石硯章。小註。氣合秋雲如黛色。曹本誤雲爲雪。諸如此類。不下數十事。以見舊本之可貴。洵乎校書之爲難能矣。明鈔本舊爲士禮居藏書。蘧翁手跋已佚去。後人重爲補錄。卷首有吳岫藏印。遇高宗章聖等字俱跳行。當自宋本錄出者。又卷三玉硯章。乾道中。范成大使時句。曹本已改磨爲金。可證其爲明鈔本無疑矣。蘧翁跋稱所據尙有陳錄吳槎客本。及顧本陶本。云得此證彼。可定去取。惜三本不知流落何所。安得彙集一校耶。僕夙有硯癖。年甫弱冠。卽事搜羅。殫十年心力。積五十餘石。每以自慰。偶讀東坡云。僕少時好書畫筆硯之類。如好聲色。壯大漸知自笑。誠知習氣難除。玩物喪志。亦復何益耳。今校是書。如羅列藏硯於几案間。塵掌徘徊。故意復萌矣。乙亥十月十日燈下。

吳語

汪東

余昔作新方言時在日本東京。各行省留學之士皆在。偏訪異言。歸而次錄。雖學術淺拙。遠慙子雲。與其齋油素問計吏亦差相似。孔子曰。夫弈固十棋之變。猶不可盡。而况天下之言乎。其所遺闕。固亦多矣。弟子汪東旭初。時年十九。心慕其事。歸亦次吳語數十條。如惡絲。沫浴。目眺。轉真子。碧瑕。狗蟻。蠶蛛等。或通語或吳語。並余所素悉。而竟不能舉其字。此乃一一爲之證明。快哉。由此推曠。於方言思過半矣。旭初藏笥中逾二十年。今以餉余。亟爲登錄如左方。民國廿四年十一月章炳麟序。

說文。嘑。嘑。謹也。敕交切。諛。諛。擾也。楚交切。今人謂謹譁諛擾爲諛。讀上聲。

爾雅。數。疾也。讀如朔。說文。造。疾也。今人通謂趨事敏達爲數造。數音轉如刷。方言。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又謂之疲。今吳縣謂訶罵人爲疲。音如反。

說文。媮。女隸也。古亦以奚爲之。周官酒人。奚三百人。古文苑。吞道元答吞公牋。小婢從成。南方之奚。今江南通稱婢媮爲娘媮。媮俗作媮。字非也。其謂妾媮爲媮者。字當作媮。章先生說。

說文。𨾏。邑中道。爾雅。宮中閔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陽虞對轉。唐猶塗也。今人通謂小巷爲閔。唐。閔讀如弄。或假弄爲之。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於西弄。註。弄。巷也。

說文。睭。美光也。蘇州謂光盛爲睭。

說文。略。𦉳也。𦉳。一曰妄視。方言。𦉳。吳揚江淮之間或曰略。今蘇州謂目光流轉所及爲略。音如略。

〔釋名。以丹注面曰灼。灼。灼也。今人謂續畫施五采曰灼色。〕

𦉳。猶惡也。漢書董仲舒傳。察天下之息𦉳。註引一說。息𦉳。善惡也。惡。猶疵病也。考工記。敝盡而無惡。註。無瑕惡。今人通謂疾病疵類曰𦉳病。讀如毛。說文。𦉳。從禾毛聲。

說文。蓐。披田草也。從蓐。好省聲。字亦作蓐。漢律云。墾田蓐草。廣韻音蒿。今蘇州猶謂除草爲蓐草。

說文。恩。惠也。恚。惠也。恩恚一聲之轉。今上海謂情恚至密曰恩。

方言。相難。秦晉言憚。今謂受人詰難或反詰之曰憚轉。亦謂直言刺譏爲憚。或書作彈。猶古言糾彈矣。

說文。真。書囊。今人以囊俠刺納諸鞞中。謂之鞞真子。

爾雅。痲。病也。說文云風病。音步罪反。亦蘇常之間謂風熱生癩曰痲子。鎮江揚州通謂之痲。素問生氣通天論。汗出見濕。乃生痲痺。王冰註。風癩也。廣韻音沸。謂熱生小瘡。

說文。洩。沃汰。(從段本)沃汰謂洗沃而洒汰之。今人以水和麵謂之洩麵。段玉裁說。

史記楚元王世家。嫂詳爲羹。盡櫟釜。索隱櫟音歷。漢書楚元王傳作釐。服虔曰音勞。櫟也。櫟師古音洛。三字皆一聲之轉。今人猶謂以勺櫟釜爲釐鍋。讀上聲。或謂之櫟。音如略。

說文。鮓。海魚也。漢書王莽傳。重飲酒啗鮓魚。師古音霍。今音轉平如包。俗作鮑。鮑魚者腐臭之魚。非其類也。

說文。嚨。喉也。咽也。今通語謂咽爲喉嚨。蘇州言胡嚨。方言。凡箭鏃胡合羸者四鏃。或曰拘腸。郭璞註。胡。鏃在於喉下。孫詒讓云。胡卽喉也。此一聲之轉。如胡不亦爲侯不矣。

詩大雅。蘊隆蟲蟲。傳。蟲蟲而熱。字亦作熾。爾雅。熾熾炎炎。薰也。釋文音同。今人狀熱氣沸騰曰熱熾熾。或曰熾熾滾。滾俗字。本由涓字音轉。沸也。

說文。幘。拭也。精廉切。今揚州鎮江謂拭物蟲布爲幘布。他方謂抹布。

凡痺之類逢熱則痒逢寒則痛。疼痛義本相近。今通語言痛。揚州鎮江謂之疼。冬蒸旁轉。讀徒繩切。

廣韻。痠疼也。古但作酸。釋名。酸。遜也。言脚疼力少行遁在後以遜遁者也。今人謂疼不暴烈而令體中罷要曰酸痛。

說文。眇。目不正。潘岳射雉賦。目不步體。斜眇旁別。徐爰註曰。視瞻不正。故知目斜曰眇。視斜亦曰眇。今人謂男女以目相戲爲眇。音如尋枚乘七發。目窅心與。註。窅當爲挑。史記曰。目挑

心招。張宴漢書註曰。挑。撓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故相如撓也。與令相重而以舉心。挑之。案陳引張揖云。挑。撓也。說文挑。一訓。戲弄。目窅心與者。猶言目成心許。窅挑並即眇。凡私相目成。必無正視。九歌。忽獨與余兮目成。王逸註。獨與我

睨而相視。說文。睨。斜視也。說文。受。五指受也。段玉裁說。今俗用五指持物引取之曰受。

說文。盪。滌器也。蘇州謂滌器爲盪。方言。草木刺人或謂之壯。郭璞註。傷也。壯猶言創。聲義皆近。今人謂草木刺入肌理曰籍壯。

音側亮切。說文。籍。刺也。即俗戲字。

說文。楳。履法也。從木。爰聲。徐鍇曰。織履中模範也。今人謂以木範履為楳。其器謂之楳頭。讀
緩去聲。

說文。處。止也。爾雅。戾亦訓止。是戾有尻在之義。處。廣雅。在。處。戾也。今蘇州人言止為戾。在某處為戾某

處。讀如刺。聲送切。一聲之轉。

說文。諛。妄語也。讀若茨。今人謂居中扇搆為諛嘴舌。

漢書儒林傳。陽醉邊墜。古地字。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今人謂倒地曰邊。小儂橫陳

亦曰邊。他黨切。俗作躺。

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今蘇州總舉昆蟲之名則曰蟲豸。

史記大宛列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也。今人

通謂洩具為便壺。其語亦有所承。

通俗文。狗蟲曰蝮。音義引經。今江南通謂之狗蝮。本邊兮切。轉入如畢。或云。字當作蜚。臭蟲負

蟻也。今通謂臭蟲為蜚。亦讀如畢。

說文。蟲。習人飛蟲。今通謂習牛蟲為牛蟲。

入如忽。

廣雅。汰。洒也。蘇州謂洒手足為汰。音徒卦切。

說文。澹。飲。飲也。漱。澹口也。丹徒或謂漱為澹。澹。滌壺器之口亦曰澹。音如算。

說文。漚。滌也。今人通謂澹濯為漚。江南運河而東謂之汰。說文。漚。一曰半澹也。本從段段說澹

衣不全濯之。徒濯垢處為漚。蘇州濯細物曰漚。凡製不用全帛者。亦有半澹。鎮江揚州謂僅

濯腰脊以上為漚身。廣雅。滂。洒也。吳揚江淮之間狀小澹曰滂。一把。

說文。窖。地室也。今人謂埋酒漿地下曰窖。陰去聲。段玉裁說。

說文。漚。冷寒也。清寒也。並七正切。故書或假清為之。莊子人間世曰。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無欲清之人。素問五藏生成篇曰。得之寒濕。腰痛足清。今人通謂滄寒為清涼。讀如本音。

說文。瞭。察也。廣雅。瞭。視也。曹淑七祭 楚札二古古但作祭。如裁察即裁省。凡云哀察憐察。並有顧視之

義。今人通謂不省顧曰不察。或曰不理察。音如蔡上聲。鄙俗作保。或以保字為之。說文。保。訓

森。廣均訓恨。均非其誼。說文。覲。目有察省。從見。粟聲。今江南無錫江北通州皆謂視為覲。音如標。

說文。欬。吹也。况於切。老子曰。或欬或吹。令人謂蹙口微欬曰欬。

論語。億則屢中。釋文。億。度也。億借為意。億本當從意。說文。安也。蘇州凡嘆詫事出意計之

外。曰差商出意。若言不可測度。商者。說文云從外知內。白虎通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

度其有無。是其義也。商子威。君子觀辭。請測意之。測意者無餘而並意度也。

說文。緹。織帶也。古本切。條。扁緒也。土刀切。今人以織帶緣衣通曰緹邊。其帶謂之緹條。讀如

條。周官巾車。華路。緹五。就。鄭注曰。條。讀如條。

賈子孽產子篇曰。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漢書注引服虔曰。偏諸如牙條。條即

字。以作履緣。說文。條。莖。扁緒也。廣雅又作編緒。段玉裁曰。緒者謂合衆采。東案緒本絲。崑。交

絲為之。故曰編緒。偏諸假借字。今人編雜色絲。縷用為小兒緣衣。冒及履者曰諸辯。蓋猶偏

緒之遺。特互到耳。通俗文。織繩曰辯。太平御覽引。案說文。辯。交。臬也。古亦與編通用。漢書終軍傳。解編

髮。師古曰。編讀曰辯。劉涓子注。引作辨。是其證也。

說文。囊。囊也。從束。困聲。從束則有束縛之義。音轉字變作捆。捆。束也。苦本切。齊語。諸侯之

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亦作捆。墨子非樂篇。捆布絹。今通語謂束曰捆。一束謂之一捆。

說文。囊。張大兒。符宵切。古音讀重唇。當如包。今人狀器物廓張曰飽滿。卽囊字也。引申謂囊橐。巨者爲包。包者。臍胎之正字。臍者。兒生包衣。流俗風轉。相借。俱亡本字。章先生說。正字當作班。班。車答間皮篋。讀與服同。包服同聲。如包犧卽伏羲矣。又吳揚總語謂裹束爲包。則是勺字。說文。勺。裹也。北交切。說文。匏。匝徧也。經典相承以周爲之。今人謂繞行一匝曰周轉。或曰周圈子。音如兜。古音無舌上。周正作當侯切。

廣雅。弗。不也。論語。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通語謂不。蘇州言弗。

法言五百篇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重黎篇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曼訓爲無爲弗。今訶止人言母然者。通語曰莫。揚徐曰曼。俗作又謂之末。其言

有無者。自江而北。急言之曰沒。說文。沒。水名。沒。即勿字。舒言之曰枚。枚猶微也。詩。蘇州松江曰無。

略如模。收如聲。廣雅。莫。曼。無也。小爾雅。勿。微。末。沒。無也。諸字一音之轉。

說文。巧。氣欲舒出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爲巧字。今音如好。凡發聲指親屬者。通語言阿。蘇州或言好。如好姆好哥。卽爲阿母阿兄矣。煥休小兒曰阿慶。亦曰好慶。蓋音聲初發。不過了了二者。了轉爲好。了轉爲阿。其實一也。世人乃謂好者曠近之詞。然士大夫家稱祖父爲阿爹。

力薄者爲贖。亦語之反。說文強說見其所較方言注其東案通言又謂曼首包心爲贖。東哲餅賦。糝糝和。贖色外見。是晉時已然。凡從囊聲者。說文鑲字訓作型中腸。三蒼瓢瓜中子。經典釋文引後人以穰爲果實。誼多相似。贖其一例也。

說文。揮。提持也。蘇州謂提持爲揮。

說文。鬪。鬪體。頂也。陀谷切。蘇州謂腦後骨爲腦鬪子。音如蜀。(項顛。首骨也。項徒谷切。徐錯曰。今併作鬪字。)

說文。拒。一曰約也。章信切。蘇州謂急持爲拒。拒之言緊也。讀上聲。

廣雅。靴。囊也。玉篇。靴。馬上連囊也。大多切。今人猶謂馬上連囊爲靴。音大佐反。王念孫說。

說文。設。素也。案質始爲素。易乾鑿度。太素者質之始是也。範物爲素。左傳集解刑法定爲素是也。凡從設之字。義多相近。廣雅。穀。培也。培者借爲坏。培音恣音片同切說文。坏。瓦未燒也。穀。未燒

瓦器也。通語謂物質之始及造器初範皆曰坏子。蘇州或言穀子。

坤蒼。哈。哈也。謂掌進食也。音義引經今俗語猶謂掌進食曰哈。王念孫說。

釋名。醜。臭也。如臭穢也。今江南指人言醜行穢皆曰臭。

說文。虹。蟬竦也。爾雅。蟬竦謂之雩。蟬竦。虹也。虹雩亦雙聲相轉。今蘇州言虹。音變如吼。鎮江揚州則讀如杠去聲。

東居江戶時。見章先生譚新方言。所說數百條。悉皆擅厥本根。淖入肌理。心竊好之。然嘗謂以一人耳治。終難周浹。此楊子雲所以懷握鉛槧。歷二十餘年。而其功未竟也。誠得好學深思之士。本此條例。各就其方土語言。專力掣討。然後薈爲一編。使四方之名。靡不畢達。有裨經國。良非淺鮮。自後歸侍鎮江。卽用此旨。纂集吳語。廬得若干條。而武昌師起。民國以來。從政講學。遷徙靡定。舊稿局置函中。不暇詮次。雖續有所獲。未付筆錄。旋用忽忘者衆矣。今章先生刊布制言。被命作文。因錄副以獻。并求爲序。異日黨得續纂成書。重爲編定。或亦采風者之所不棄也。旃蒙大淵獻陽月九日汪東識。

音論序讚

劉申叔

蘄春黃侃字季剛者。清四川按察使雲鵠季子也。自行束脩。聰明睿智。日新其德。煥乎有文。餘杭章君裁其狂簡。頗聞司樂成均之法。明於因革損益之序。以爲國風十五。各被弦歌。五音七始。唐虞所以同聲律也。是其高下清濁巨細之差。宜有部居。不得惟變所適。故曰方以類聚。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周衰失官。秦漢無文。久令詩禮雅言失其音讀。瞽矇之業。闕而不傳。夫古音。陰陽喉鼻之別而已。是以陰陽有偶而對轉生。彘侈相次而旁通成。若夫原始要終。則非入聲不備。是宜別立。應天列辰。合二十八部。又儒家難言聲類。或曰言不雅馴。幸有三十六之文。守溫遺製。可且消息以示因監。其照穿牀審喻五類。當各析二。乃可施今爲無窮法。至于開合洪細。俗所共傳。音學所從。莫能原察。實考古音二等。廣韻四等。一與四者。古音之本。其二與三。本音變也。以有升降飛伏。故或異位同功。是皆變曠所未傳。呂忱李登之所忘闕。自非耳順。性與天通。孰能與此。退惟述作之功。欲罷不能。三十之年。撰爲音論。首列通例。正始履端。比類相從。綴聯同貫。有經有緯。無相奪倫。其在未明。旁行爲表。若網

就綱。不紊其條。今具錄存。定著九篇。萬□千言。爲上下卷。著在篇籍。厥誼顯傳。方今漢德。光被無極。宜宣天下。小學是則。俾無遠近。一以貫之。爰暨朔南。聲教旁施。上洽八音。和穆神人。下立五均。究極樂元。弘我夏聲。於萬斯年。

音略

黃季剛先生遺著

一略例 二今聲 三古聲 四今韻 五古韻 六反切

一略例

今聲據守母三十六不合廣韻今依陳澧說附以己意定爲四十一

古聲無舌上輕唇錢大昕所證明無半舌日及舌上娘本師章氏所證明定爲十九侃之說也前無所因然基於陳澧之所考始得有此

古聲既變爲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爲今韻以此二物相挾而變故自來談字母者以不通古韻之故往往不悟發聲之由來談古韻者以不憭古聲之故其分合又無的證清世兼通古今聲韻者惟有錢大昕餘皆有所偏闕此所以待今日之補苴也

四聲古無去聲段君所說今更知古無上聲惟有平入而已

陰陽對轉戴君所啓發孔廣森亦遵用之而不能配合廣韻又陽聲配入送知東董自來無誤而陰聲配入志如之止自切韻指掌圖以來多誤雖江永不免今用戴君之理列爲今音七十

二類對轉表此亦古所無也

古音通轉之理前人多立對轉旁轉之名今謂對轉於音理實有其餘名目皆可不立以雙聲疊韻二理可賅括而無餘也

凡所祖述諸家約舉之如左

宋鄭庠明顧炎武清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嚴可均陳澧及我親教大師章氏余幸生諸老先生之後開其蔽矇而獲得音學之定理施於政學或足以釋疑定紛其有潤色以俟當來後世知音君子

二今聲

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如左

見溪羣疑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娘舌上音邦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

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齒音影喻曉匣喉音來半舌音日半齒音

依陳君所考照穿牀審喻應各分二類而明微合為一類據廣韻反切上侃以為明微應分

二類實得聲類四十一以喉牙舌齒唇自然之次表之如左並附發音之法

今聲四十一類表據廣韻

牙音				喉音				
疑	羣	溪	見	匣	曉	爲	喻	影
濁	濁	清	清	濁	清	濁	濁	清
合關 撮齊	齊撮	合關 撮齊	合關 撮齊	合關 撮齊	合關 撮齊	齊撮	齊撮	合關 撮齊
體	其 <small>濁即溪</small>	開	該	孩 <small>濁即曉</small>	哈	矣 <small>平上作</small>	怡 <small>濁即影</small>	埃
收	送	送	發	送	送	發	發	發

音略

舌音

禪 審 (神) 穿 照 日 泥 定 透 端
音齒舌齒 齒午 頭舌

濁 清 濁 清 清 濁 濁 濁 清 清

齊撮 齊撮 齊撮 齊撮 齊撮 齊撮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時 訛 示 蚩 之 而 能 苔 胎 儻
濁即審 即去穿作濁平 濁即透

送 送 送 送 發 收 收 送 送 發

娘 澄 徹 知 來
上舌 舌中

濁 濁 清 清 濁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羗 薦 扞 齶 來
即上徹作濁平

收 送 送 發 收

今聲發音法

內有括弧如（）者今所定發送收示部位之高低清濁表勢力之大小用力輕為清聲用力重為濁聲大概發聲有清而無濁收聲有濁而無清但收音必助以鼻音

唇音				齒音				
明	並	滂	邦	邪	心	從	清	精
<small>唇</small>				<small>頭齒</small>				
濁	濁	清	清	濁	清	濁	清	清
合撮	合撮	合撮	合撮	齊撮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埋	排	姪	擺	詞	臆	才	猜	哉
	<small>濁即滂</small>			<small>濁即心</small>		<small>濁即清</small>		
收	送	送	發	送	送	送	送	發
微	奉	敷	非	(疏)牀		(初)莊		
<small>唇經</small>				<small>齒正</small>				
濁	濁	清	清	清	濁	清	清	
撮	撮	撮	撮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合開撮齊	
微	肥	妃	非	謔	柴	差	齋	
	<small>濁即敷</small>				<small>濁即初</small>			
收	送	送	發	送	送	送	發	

音學辨微 江永 有辨七音法茲總合錄之如左 附江永下

喉音 音出中宮 喉為即此不丁然音云音出喉節正當稍喉加節送氣耳影之自喻知後仿為此

牙音 氣觸牡牙 牡當是壯字之誤然亦不清了濁然一當疑云由即建此部一位牙而發加擊川鼻見之力是也

音救之

舌音 據近所分有五種

舌頭音 舌端擊齶 此又小誤當而分清濁直一抵齒此間部一位知收是以鼻之力

舌上音 舌上抵齶 此當云稍加送氣而如分清濁直一抵齒此間部一位知收是以鼻之力

半舌音 原注泥字之餘舌稍擊齶 按音泥實即舌也頭加鼻者之半力助半以喉音也

半齒音 原注娘字之餘齒上輕微 按此半字齒之同音非娘用鼻也之半力齒收者之用

舌齒間音 江所未解 今是舌也一穿一齒一神一發一音一主一在齒一不皆在稍齒加送氣而分

擊齶

齒音

齒頭音 音在齒尖 當云音在上齒之稍尖加送氣而分清濁無收

正齒音

音在齒上

接音當云音在大別在上莊根是也斷一處初一尖抵此而成音無稍須加乎透下氣齒而分清齒

層音

重層音

兩層相搏

江而分邦濁是也明一榜則一收以鼻之精加送

輕層音

音穿層縫

江而分非濁是也微一數則一收以鼻之精加送

官音正誤 官音者今所謂普通之音也其誤尙爾則方音可知

影無誤

喻無誤

爲無誤

曉無誤

匣無誤

見無誤

溪

此字然官音或讀爲羣上北音

讀爲溪之濁不誤南音疑北音或讀同喻

端無誤

透無誤

定

北音上去爲透之濁端不誤

泥

或讀從娘從母皆誤

來無誤

知

徹

澄

或讀從林母此音徹上去濁聲大體不誤知之

娘

誤母亦

日

照 或濁 莊母知 母皆誤 穿 或濁 初母微 母皆誤 神 或濁 之誤 濁母誤 或南 方林 濁母 此皆 之誤 穿其 之上 濁去 大擊 體北 不音 誤濁 被

審 或濁 母誤 濁 禪 或濁 母誤 濁

精 或濁 母誤 濁 見 清 或濁 母誤 濁 從 其南 上音 去擊 為北 此音 讀為 清之 微濁 之精 誤之 濁 心 或濁 母誤 濁 邪 誤無

莊 或濁 知濁 母皆 誤或 初 或濁 微濁 母皆 誤或 牀 或濁 莊之 後濁 母誤 或南 音澄 讀母 為皆 此誤 之初 士之 去濁 大北 體自 不讀 誤為 被

疏 或濁 書或 母誤 濁 誤入

邦 誤不 滂 誤不 並 北音 南音 上去 擊濁 為不 邦誤 濁 明 誤不

非 誤不 敷 多誤 母從 非 奉 讀之 數濁 丁似 誤非 濁 微 多誤 母大 濁 誤

三古聲

古聲數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顧亭林知古無輕唇錢竹汀知古無舌上吾師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紐歸泥侃得陳氏之書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數紐之有誤既已分析因而進求古聲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無絲毫不合遂定為十九吾師初不謂然後乃見信其所著藟漢微言論古聲類亦改從侃說矣今列十九之名如左方

喉音

影

此本聲

凡本聲古今無變聲如日字

每類各舉本韻字一變韻字一示例

說本韻詳之韻之

阿

切烏何

韻烏影類字古今同此在本

猗

切於離

奇於影類字古音亦在歌韻類猶故仍古聲如阿今猗那或讀作阿猗那以其猗字也

喻

此影之變聲今音讀喻者古音皆讀影

改此見反類切字若讀本聲則若上聲則不須改字當

移

切弋支

多喻類字古音亦在歌韻類讀若阿影亦此與今而變讀於並類不切即若其讀也

爲 此亦影之變聲

爲

切遺支

以此古詩字用韻開口之切爲當口非常韻法讀如委連字之古重文當作讀即類其屬也

曉 本聲

訶

切虎何

同古今

義

切許羈

詞聲同韻變古亦當讀如

匣 本聲

寒

切胡安

同古今

閑 切 凡 同 聲 同 韻 異 古 亦 讀 得 如 寒 以 古 詩 韻 用 韻 求 之 讀 得 悉 寒

右喉音古音三類

牙音

見 本聲

歌 切 古 俄 同 古 今

崎 切 古 宜 如 聲 同 韻 異 古 亦 讀 如 歌 崎 从 奇 聲

溪 本聲

看 切 古 寒 同 古 今

寒 切 去 康 如 聲 同 韻 異 古 亦 讀 如 看 寒 从 寒 聲

羣 此溪之變聲 音 今 音 讀 羣 者 求 古 音 皆 當 改 入 溪 類

薪 切 通 支 當 從 變 聲 斤 得 聲 父 韻 古 之 當 讀 與 芹 小 切 通

疑 本聲

俄 切 五 何 同 古 今

宜 魚韻切 從我何聲變而讀於多儀即求之聞知古字也讀以如此俄互證從宜之聲當說五俄益切明俄亦

右牙音古音三類

舌音

端 本聲

單 都寒切 古今同

驕 都年切 聲同韻變古音亦讀如單

知 此端之變聲

趨 張運切 聲韻俱變古音如常讀如

照 此亦端之變聲

旃 諸延切 聲韻俱變古音當讀如丹即如單

透 本聲

嚶 他千切 古今同

覲 他典切 聲韻俱變古音亦讀如

徹 此透之變聲

於 丑善切 聲韻俱變古音在說此知類

穿 此亦透之變聲

闡 昌善切 聲韻俱變古亦說知

審 此亦透之變聲

蕪 式連切 聲韻俱變古亦說知

定 本聲

沱 徒何切 古今同

地 徒四切 以擊同韻天變古亦說知之

澄 此定之變聲

馳 直高切 聲韻俱變古亦說知

神 此亦定之變聲

蛇 食述切 此即古亦說知

禪 此亦定之變聲

垂 是為聲韻俱變古音

泥 本聲

奴 乃都同古今

變韻無泥母 除上聲

娘 此泥之變聲

挈 女余聲韻俱變古

日 此亦泥之變聲

如 人諸亦聲均俱變古

來 本聲

羅 谷何同古今

羅 呂支聲則古韻只即羅音之後出

右舌音古音五類

齒音

精 本聲

租 切則音 同古今

且 切子余 亦聲同韻變古

莊 此精之變聲

菹 切側余 亦聲同韻變古

清 本聲

蟲 切倉胡 同古今

鴟 切七余 亦聲同韻變古

初 此清之變聲

初 切楚音 一聲韻也(且變古亦聲切如古音初且倉胡切亦)

從 本聲

徂 切昨胡 同古今

沮 疾與 亦聲 同韻 變古

牀 此從之變聲

鉏 士魚 亦聲 同韻 變古

心 本聲

蘇 素孤 同古今

胥 相居 亦聲 同韻 變古

邪 此心之變聲

徐 似余 亦聲 同韻 變古

疏 此亦心之變聲

疋 所直 亦聲 同韻 變古

右齒音古音四類

唇音

邦 本聲

逋 博孤切 古今同

靶 必駕切 擊同 讀如吳古 亦當讀如道

非 此邦之變聲

甫 方矩切 擊讀如吳古 亦讀如逋

滂 本聲

鋪 普胡切 古今同

杷 普駕切 擊同 讀如吳古 亦讀如鋪

敷 此滂之變聲

敷 芳無切 擊讀如吳古 亦讀如鋪

並 本聲

蒲 蒲乎切 古今同

杷 蒲巴切 擊同 讀如吳古 亦讀如蒲

奉 此並之變聲

扶 切助無 聲韻並異古

明 本聲

謨 切莫胡 同古今

蟻 切美選 亦說同類異古

微 此明之變聲

無 切武扶 亦說同類異古

右唇音古音四類

今韻

今韻分析宜據廣韻為主自禮部韻略而下其分合取便考試雖本唐人同用獨用之例而恣情併合致聲韻之條由此泯芬既不為典要則置之可也廣韻雖二百有六若按諸韻理尙宜再分切韻指掌之流於平上去三聲分析初不為謬而於入聲分配獨能分配陽聲東知其以入聲分配陰聲志職不幸十有八謬江氏四聲切韻分合之律並無定衡其弟子戴氏東原猶且因之以明異平同入之理觀戴之所就信已優於其師而於聲類轉不若

江之晰亦短長相覆也余以頑味少好斯業窮居海上日取江陳之說紬繹之因得明今韻之分類其後吾友吳興錢夏因之以成韻攝表差有綱維非同臆論今即依錢表附以說明云耳

錢夏韻攝表

(一) 藹攝	開 泰一	夫一(卦)	<small>加括弧者爲今通用韻</small>
	齊 廢一(隊)	祭一(霽)	
	合 泰二	夫二(卦)	
	撮 廢二(隊)	祭二(霽)	
(二) 阿攝	開 歌哥箇(歌)	麻一馬一禡一(麻)	
	齊 戈一(歌)	麻二馬二禡二(麻)	
	合 戈二(歌)	麻三馬三禡三(麻)	
	撮 戈三(歌)	馬四(馬)	
(三) 依攝	開 ○		

(藹) (阿) (邪) (後) (肥) (緝) (愴) (緝) (藹)
母韻

齊 齊一齊二齊三(齊) 支一紙一真一(支)

脂一旨一至一(支) 之止志(支)

微一尾一未一(微)

合 灰賄隊(灰)

撮 齊二齊三齊四(齊) 支二紙二真二(支)

脂二旨二至二(支) 微二尾二未二(微)

(四)烏攝

開 ○

合 模姥暮(虞)

撮 魚語御(魚) 虞慶遇(虞)

(五)謳攝

開 侯一厚一候一(尤)

齊 尤一有一宥一(尤) 幽一黝一幼一(尤)

合 侯二厚二候二(尤) 無喉音字假借同

依

陵

威

烏

於

謳

幽

哀

(六) 燧攝 尤_二有_二宥_二(尤)幽_二幼_二(尤)

開 豪_一皓_一號_一(豪)

燧 彪

肴_一巧_一效_一(肴)

齊 蕭篠嘯(蕭)宵_一小_一笑_一(蕭)

玄

合 豪_二皓_二號_二(豪)肴_二巧_二效_二(肴)

豪

撮 宵_二小_二笑_二(蕭)

蕭

(七) 真攝 開 哈_一海_一代_一(灰)佳_一蟹_一卦_一(佳)

皆_一駭_一怪_一(佳)

哀

齊○

合 哈_二海_二(灰)佳_二蟹_二卦_二(佳)皆_二怪_二(佳)

蛙

以上陰聲七攝(即純粹用喉音收韻者)

(八) 安攝 加韻阿張之
鼻收韻

開 寒_一旱_一翰_一(寒)刪_一潛_一諫_一(刪)山_一產_一禩_一(刪)

安

齊 先一銑一毅一(先)元一阮一願一(元)仙一獮一線一(先)煙
 合 桓緩換(寒)刪二潛二諫二(刪)山二產二禰二(刪) 彎
 撮 先二銑二毅二(先)元二阮二願二(元)仙二獮二線二(先)淵

(九) 鳳攝 即依攝之
加鼻收韻

開 痕很恨(元)臻(臻) 此韻惟此上一聲 (眞)

齊 眞一軫一震一(眞)殷隱焮(文)

合 魂混恩(元)

撮 眞二軫二震二(眞)諄準稕(眞)文吻問(文)

(十) 鴛 即烏攝之加
曾帶酌收韻

開 唐一蕩一宕一(陽)

齊 陽一養一漾一(陽)

合 唐二蕩二宕二(陽)江講絳(江)

撮 陽二養二漾二(陽)

煙 彎 淵 恩 因 溫 燼 鴛 央 汪 王

(十一)翁攝 鼻韻攝收之韻

開 ○

齊 ○

合 東一董送一(東)

撮 東二送二(東)鍾腫用(冬)

(十二)碯攝 鼻韻攝收之韻

開 ○

齊 ○

合 冬 (滄) 唯此字是冬聲 宋(冬)

撮 ○

(十三)嬰攝 鼻韻攝收之韻

開 登一等一燈一(蒸)庚一梗一敬一(庚)

耕一耿一諍一(庚)

翁 碯

滄

嬰

齊 青一迥一徑一(青)庚二梗二敬二(庚)

清一靜一勁一(庚)蒸一拯證一(蒸)

合 登二等二燈二(蒸)庚三梗三敬三(庚)

耕二耿二諍二(庚)

撮 青二迥二徑二(青)庚四梗四敬四(庚)

清二靜二勁二(庚)蒸二證二(蒸)

(十四) 諸攝 即攝攝之加攝音即

開 覃感勸(覃)談一敢一闕(覃)咸謙陷(咸)

銜一檻鑑一(感)

齊 添忝一榛(鹽)鹽一琰一豔一(鹽)嚴儼醜一(咸)

凡一范一梵一(咸)

合 談二敢二(覃)銜二鑑二(咸)

撮 忝二(鹽)鹽二琰二豔二(鹽)醜二(咸)

嬰

泓

榮

諧

歷

蘆

凡二范二梵二(咸)

(此攝合撮皆是唇音)

(十五) 倍攝 即依攝之加鼻音亦即

閉 ○

齊 侵復一沁(侵)

合 ○

撮 復二(侵)

以上陽聲八攝即用喉音收韻而加以鼻音或更由鼻音而加以收唇音

(十六) 遏攝 即遏攝阿通安攝之促音剛攝則本下

開 曷(曷)黠一(黠)鎋一(黠)

齊 屑一(屑)月一(月)薛一(屑)

合 末(曷)黠二(黠)鎋二(黠)

撮 屑二(屑)月二(月)薛二(屑)

① 咸

② 侵

③ 侵

④ 曷

⑤ 黠

⑥ 鎋

⑦ 屑

(十七) 乾攝 即依攝與思攝之促音

開 乾 此類只一字 (月) 櫛 (質)

齊 質一 (質) 迄 (物)

合 沒 (月)

撮 質二 (質) 術 (質) 物 (物)

(十八) 惡攝 即為攝與驚攝之促音

開 鐸一 (藥)

齊 藥一 (藥)

合 鐸二 (藥) 覺 (覺)

撮 藥二 (藥)

(十九) 屋攝 即攝與翁攝之促音

開 ○

齊 ○

乾 一 顛 鬱 惡 約 臆 媿

開 合(合) 盍(合) 洽(洽) 狎(洽)

齊 帖(葉) 葉(葉) 業(洽) 乏(洽)

合 ○

撮 乏二(洽)

(二十三) 揖攝 即依攝恩攝
攝之收聲促音

開 ○

齊 緝一(緝)

合 ○

撮 緝二(緝)

右入聲八攝即喉音鼻音共同之促音

始

魔

法

揖

鴿

韻攝總圖

哀	燧	諷	烏	依	阿	藹	陰聲
齧			收	舌		收	陽
嬰	碯	翁	鶯	恩		安	聲
				脣		收	
				脣		諳	
齧			收	舌		收	入
餒	沃	屋	惡	麤		遏	聲
				脣		收	
				揖		始	

古韻

古韻部類自唐以前未嘗昧也唐以後始漸茫然宋鄭庠肇分古韻爲六部得其通轉之大

界而古韻究不若是之疏爰逮清朝有顧江戴段諸人畢世勤劬各有啓悟而戴君所得爲獨優本師章氏論古韻二十三部最爲瞭然余復益以戴君所明成爲二十八部其目如左

古韻表

	歌 (合開洪) 阿今攝韻開 古歌音戈無是上本去音 同下		陰	
寒 (合開洪) 安今攝韻開 本寒韻是		收		平
覃 (洪開) 今諸韻攝取開 韻是本		鼻收	陽	
曷 (合開洪) 遏今攝韻開 本曷末是		收		
合 (洪開) 合始今攝韻開 本合韻是		鼻收		入
		脣		

<p>蕭 (合開細) 韻是 本蕭 韻是</p>	<p>疾 (合開洪) 韻是 本疾 韻是</p>	<p>模 (合開洪) 韻是 本模 韻是</p>	<p>齊 (合開細) 韻是 本齊 韻是</p>		<p>灰 (合開洪) 韻是 本灰 韻是</p>
	<p>東 (合開洪) 韻是 本東 韻是</p>	<p>唐 (合開洪) 韻是 本唐 韻是</p>	<p>青 (合開細) 韻是 本青 韻是</p>	<p>先 (合開細) 韻是 本先 韻是</p>	<p>痕 (合開洪) 韻是 本痕 韻是</p>
				<p>添 (合開細) 韻是 本添 韻是</p>	
	<p>屋 (合開洪) 韻是 本屋 韻是</p>	<p>鐸 (合開洪) 韻是 本鐸 韻是</p>	<p>錫 (合開細) 韻是 本錫 韻是</p>	<p>屑 (合開細) 韻是 本屑 韻是</p>	<p>沒 (合開洪) 韻是 本沒 韻是</p>
				<p>帖 (合開細) 韻是 本帖 韻是</p>	

<p>哈 (合洪) 合 今攝開 本韻是</p>	<p>登 (合開洪) 合 今攝開 本韻是</p>	<p>德 (合開洪) 合 今攝開 本韻是</p>
<p>豪 (合開洪) 合 今攝開 本韻是</p>	<p>冬 (合洪) 今攝合 韻是本</p>	<p>沃 (合洪) 今沃韻合 韻是本</p>

右今定古韻陰聲八陽聲十收聲鼻入聲十收聲鼻二凡二十八部其所本如左

歌韻所立 灰段所立 齊韻所立 模韻所立 侯段所立 蕭韻所立 豪韻所立 哈段所立 寒韻所立 痕韻所立 先韻所立
 青韻所立 唐韻所立 東韻所立 冬韻所立 登韻所立 覃韻所立 添韻所立 曷韻所立 沒韻所立 屑韻所立 錫韻所立
 鐸韻所立 屋韻所立 沃韻所立 德韻所立 合韻所立 帖韻所立

此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肥見加入至於本音讀法自鄭氏以降或多未知故廿八部之名由鄙生所定也

反切

反切之理上一字定其聲理不論其爲何韻下一字定其韻律不論其爲何聲質言之即上

字祇取發聲去其收韻下字祇取收韻去其發聲

故上一字定清濁下一字定開合

假令上字爲清聲而下字爲濁聲切成之字仍清聲不得爲濁聲也

假令下字爲合口而上字爲開口切成之字乃合口也

今舉二例

東德紅切 德清聲紅濁聲切成之字爲東仍隨德爲清聲不得隨紅爲濁聲 紅合口

德開口切成之字爲東仍合口不得隨德爲開口

反切上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雙聲故凡雙聲者皆可爲上一字如東與德雙聲也然東與
端與都與當與丁等亦雙聲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端紅都紅丁紅亦無不可

反切下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疊韻故凡爲疊韻者皆可爲下一字如東與紅疊韻也然東
與翁與烘與工與空等亦疊韻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德翁德烘德工德空韻無不可錯綜
言之左列之音同其效果

德紅 德翁 德烘 德工 德空

端紅	端翁	端烘	端工	端空
都紅	都翁	都烘	都工	都空
當紅	當翁	當烘	當工	當空
丁紅	丁翁	丁烘	丁工	丁空

右設二十五反切皆同切東字

据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

又据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

如依吾儕之私議則四十一聲類即爲指定之反切上一字而下一字則於母韻中專指一字亦可譬如德當都丁同爲端母吾儕但指定一端字以表明上一字紅翁工空同屬東韻吾儕但指定一「翁」字以表明下一字故東德紅切可改定爲端翁切而其實無絲毫之不同

題音略後

右蕪春先生撰音略一卷。乃得之傳鈔者。文雖省易。而指意瑯然。可闡發學者不少。聞嘗請於先生。欲一觀其真。先生謙讓未遑。以爲少作不足存。已而先生持說。一改其故。析廣聲類至五十一。論韻攝不以強傳切韻。益精澹不可及。嗚呼。何其微也。初。民國十二三年間。此卷前半。經揭載華國中。一時傳誦。至有萬里騰書而爭求廣續者。今忽忽又十餘年矣。終不得畢睹。無以饜學者望。而先生一旦遽歸道山。遺箬留篋衍者。尙待寫定。則此芟一卷。流傳刊布。何可緩邪。屬同門海甯孫鷹若以奔先生喪。蒞南都。因出所謹錄者貽之。鷹若持歸。將壽諸梓。用永其傳。夫如是。既足副學者景鄉之懷。而先生積苦之學。可賴以勿替。揆之先生平昔之志。似若有違。然執先生前後之說。以辨其同異。世有達者。固不難解察。則小子何就也。乙亥孟冬弟子鄂縣殷孟倫謹識。

漢生仁華見下近儀從張承典劄笈詢足下
近况昨得書惠適日有趨庭之益甚善體
中想早平復惟如意術術是莫釋名江疏殊
未盡思足下能探聲證之原可再從事焉
近况

教
說
乃
備
茲

明之世讀若冠不知平日何以漫不加意
學問既煩悟解不及處必須多聞以自
人之書未可忽也似去年未發宿疴故
茲

大
九
日

訊班賦

黃季剛先生遺著

宅紛溷之危邦兮。愍圯廢之衰宗。哀尪瘵之弱植兮。撫憂患之藐躬。寤民生之眇末兮。慨堪輿之靡窮。酌衆理以自釋兮。乃恂督而失中。始旁皇於衢路兮。卒循無莫而上通。省班生之遺翰兮。益末學之蔽朦。敢援觚以致訊兮。紹天問之流風。道何因以運物兮。神何託而獨靈。聖何爲而設教兮。命何故而隨形。何絕欲以斷誼兮。何遺身以殉名。何堅僞以率衆兮。何勤苦而殞生。寄小形於太虛兮。何傲睨於萬族。託短期於長宙兮。俟區別于草木。夫窾言之無用兮。何靈訓而鬼譏。理在握而遠徵兮。乃發夢而覲幽。爽鳩往而姜處兮。三后替而爲庶。靡邦族之不論兮。何世業之足語。相槁骨與枯著兮。曾何與乎吉悔。執遺議以訊事兮。恐黃神之我給。惟屯蹇之隨人兮。識智寡而艱多。無兩筮以下廩兮。雖帝媯將如何。藉文馬以出姜兮。易籀由之紛羅。固有幸而獲拔兮。甯聖愚之異科。彼蒙袂終爲李兮。或沈湎而葆生。禍福未嘗相倚兮。誰云北空之知情。形智殊而難合兮。固遭患之多理。由師聖而覆醢兮。冉中和而采芣。積然疑而咎命兮。蓋未得其終始。晒罔兩之責景兮。惑相待於行止。荆芊彊於南汜。

兮。謂重黎之遺福。庭堅忽其不祀兮。何種德而報酷。齊善惡與休咎兮。騁巧辨於炙轂。恐矛盾之兩傷兮。歎夫子之迷復。武陰謀以翦商兮。重貪國以成霸。偃行義而見滅兮。武讓兄而遭射。彼獸心之雜種兮。時履籍於中夏。揭競爭以爲教兮。偏侈言於文化。必天道之祐順兮。何茲事之錯紛。命與行其不兩容兮。又何上德而尊仁。隆術數以罔民兮。有聽聲而卜相。建根極於鬼神兮。疇先識其情狀。信前定而不移兮。何羸縮之紆枉。顛民固已久迷兮。哲士復胡其善誑。周賈憤而出言兮。云爽說而離真。爲虛辭以愚衆兮。又焉用夫聖人。藏朽齒於三泉兮。雖有名其何補。民貴近而賤遐兮。世相積而成古。託微號於蠹書兮。萃芳鮑於一字。舍有涯以從無用兮。莫能別其敏魯。老彭引其長齡兮。孔昊勤身以作經。既臧穀之兩亡兮。孰與任性以全生。外物故其難必兮。內心定而不傾。迨質消而力竭兮。反冲漠而無營。任滓餘之轉化兮。疇能識其所丁。各濟世而咸屈兮。奚恤後以通情。重曰。天地元卒。不可規兮。人物同區。孰尊卑兮。立命行德。不兩豐兮。虛詞自尉。終有窮兮。忘年忘誼。聊自娛兮。言思俱宗。還虛無兮。

南歸賦

黃季剛先生遺著

惟宇宙之修遼兮。嗟一物之已微。葉有落而壅本兮。蓬有去而不歸。余八載於朔方兮。瞻荆楚而永懷。匪故鄉之可念兮。實丘壠之曠違。惟土思之無益兮。亮危亂之足憐。將老幼以升車兮。雖接浙猶以爲遲。繫幽州之濱北兮。羌久制於戎虜。棄天明以從聾兮。歎化俗之殊古。巷杼首亦既亡兮。音沸脣而不可與語。怪留滯之歷年兮。老斯身於斯土。宵發軔於闐闔兮。朝輟駕於沙河。閱行水之無術兮。歲致憂於無禾。寤燕趙之蕭條兮。淪國邑於洪波。錦繡羅執恤所無兮。焉問襄邑與朝歌。日下稷余經彰德兮。望袁翁之墓門。識循環之已窮兮。雖強終而不存。兆諸夏之大災兮。歷五歲而紛紜。盼河湄而寄慨兮。傷拳勇之無人。齊紀年於寶勝兮。劣得沒此元身。彼輕車之駿奔兮。雖要褻猶不遠。越大川而宵馳兮。顧太行於雲外。穿幽隧出武陽兮。失三關之險隘。求量飽而未得兮。行已達乎江介。入武昌而適館兮。日難辨乎閭閻。弔生民之凋瘵兮。憤此邦之首亂。天下神器不可爲兮。一動而難靜也。彼豪士之成名兮。與國何增消也。詠茗華以抒意兮。送落日於悲泉。冀群羊之墳首兮。星入筭而已遷。惟

至人之立德兮。乘六辨以翱翔。嗤鄙生之繫俗兮。分外內於一方。悲王符之見薄兮。忿吳質之溺鄉。庶乘時以自悅兮。託陋體於山梁。覽大化之遷流兮。疇知來日之否臧。亂曰。子居九夷。從鳳嬉兮。不日堅乎。涅不緇兮。履信思順。身之基兮。全身養親。它何思兮。

禘祭說

江慎修先生遺著

禮家禘祭之說。議論紛然。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祭法有明文。而國語述展禽之言亦同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喪服小說有明文。而喪服子夏傳亦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禘之所以爲大祭者。主於追遠也。趙匡說春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其說所由來也。謂禘爲審諦昭穆。兼祭羣廟之主。并及大人之有功者。據商頌長發篇也。謂禘惟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者。趙匡之說。朱子以後諸儒多從之者也。獨鄭康成以禘爲祭天。有王者祭感生帝之說。其說似駭聞。率爲後儒所黜。愚昔亦同之。因及門戴震東原著詩解。反覆於生民閟宮元鳥長發諸詩。竊怪商人惟知有妣。周人惟知姜嫄。絕無一言及於帝嚳。一若知母而不知父者。卽令稷契之生不由帝嚳。亦當尊嚳爲父。何以周人爲姜嫄立廟。專有先妣之享。而帝嚳未之聞乎。殷之祭禮雖不可詳考。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味其語意。亦與周詩之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者略同。則固不以嚳爲父也。既不以嚳爲父。而記禮者謂商周

皆禘帝嚳。但以帝王制禮之常法臆之而非當事之事實也。人莫不有父。獨稷契之生。一感帝敏。一感玄鳥。後世子孫絕不爲之諱。是固有母而無父者也。有母無父。而後世子孫皆有天下。則其制禮不可以常理律之。必欲推其始祖之所自出。非感生帝而何。周人固明言之矣。曰履帝武敏。曰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魯頌亦曰。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生帝之謂也。商人雖未言帝。而曰天命玄鳥。天卽帝也。乙卯豈能生人。有天帝以生之。以此言之。商周之大禘實祭上帝。而以生民之始祖配也。始祖配天於郊。謂之郊。始祖配帝於廟。謂之禘。禘之爲言帝也。然而王者祭感生帝。惟商周爾。然不可概之。凡帝王鄭氏謂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雖冥冥中或有此理。而既有父有祖。以人道生人。則不得謂天帝生人矣。愚又與東原考之史家。謂姜嫄爲帝嚳元妃。契母簡狄。摯母陔。摯母慶都。皆爲次妃。亦皆不可信。楚辭云。稷惟元子。帝何竺之。又云。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鳳皇既受詔兮。恐高辛之先我。皆後世傳聞失實之詞。使稷契與摯堯皆爲帝嚳子。則嚳宜立元妃之子。后稷矣。何爲舍之而立摯。摯立而諸侯歸堯。堯乃自唐侯卽帝位。則摯者諸子中之不肖者也。何爲舍聖子而立不肖子。然則帝摯者。嚳之元子。非稷也。稷契

皆無父者也。商周所以有感生帝之祭也。生民之詩序云。尊祖也。既尊祖。宜專祭后稷矣。而卒章云。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賈時何以咏。及上帝。卽豈非后稷配帝于廟之詩耶。不惟生命之詩而已。此禮魯人亦做而行之。闕宮之詩。首咏姜嫄之德。不曰上帝是依。而生后稷。其三章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豈非亦以后稷配帝于廟耶。以后稷配帝于廟。周人之大禘也。司尊彝四時之間祀。所謂追享者也。而魯亦行之。夫子所以歎不欲觀。或人所以感而發問者也。然則先儒謂禘祭惟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者。其說是歟。曰是也。凡言配者。如婦之配夫。惟有一人。若羣然並列。則不得謂之配。以后稷配帝。此禮至爲嚴重。豈可以諸祖並列乎。所以生民之詩。絕無一語及諸祖也。然則審禘昭穆之說。非歟。曰此亦是也。禘者大祭之名。其名可通於合享之祭。長發之詩。爲禘始祖。此不及感生帝者也。蓋禘感生帝。則其禮嚴不可及諸祖。惟禘始祖。則其禮大。不惟可及諸祖。且可及大臣之有功。長發卒章及阿衡。而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曰大享。曰大烝。皆大禘之祭也。司尊彝四時之間祀。所謂朝享者也。此禮魯人做而行之。所謂大事于大廟者也。

闕。宮。之。四。章。正。咏。其。事。以。白。牲。祀。周。公。以。騂。剛。祀。魯。公。于。秋。嘗。時。行。之。者。也。此。禮。亦。可。謂。之。禘。蓋。祭。無。給。名。而。但。有。禘。名。也。因。其。惟。有。禘。名。是。以。魯。之。禮。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亦。謂。之。禘。喪。後。吉。祭。亦。謂。之。禘。禘。于。莊。公。襄。公。亦。謂。之。禘。向。晉。人。亦。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緣。禘。之。名。而。實。非。禘。也。禘。之。最。大。者。惟。禘。感。生。帝。次。則。禘。始。祖。也。先。儒。蓋。未。詳。攷。耳。

禘祭後說

或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孝。經。孔。子。之。言。也。生。民。之。詩。序。以。爲。尊。祖。末。章。上。帝。居。歆。豈。非。言。郊。祀。配。天。之。事。而。謂。此。詩。爲。周。之。禘。其。感。生。帝。耶。曰。王。者。有。天。下。冬。至。祀。天。于。南。郊。此。帝。王。之。達。禮。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有。一。人。配。之。亦。自。前。古。而。然。也。如。其。爲。郊。祀。而。作。詩。也。則。當。以。天。爲。主。本。其。所。以。覆。育。羣。生。者。言。之。如。大。戴。禮。祀。天。祝。辭。云。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余。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是。也。至。配。祭。之。人。則。賓。耳。今。全。詩。以。后。稷。爲。主。因。后。稷。之。生。實。由。姜。嫄。履。帝。武。敏。其。事。絕。異。棄。之。終。不。能。棄。其。事。尤。奇。是。以。詩。特。詳。之。自。姜。嫄。以。前。無。可。言。自。后。稷。以。上。無。可。推。禮。以。義。起。惟。當。別。爲。姜。

嫫立廟。而后稷則宜配帝。與郊祀之配禮同。而所以配者。不同郊祀之配。論始祖之功德也。大禘之配。因始祖之感生也。所以一篇皆詳后稷與上帝之事。言及稼穡亦有上帝相之。而后稷粒烝民之大功德。反略焉。蓋意在於以稷配感生帝。而不在於言功德也。所以一篇皆詳后稷之事。其曰以歸肇祀。曰與嗣歲。曰后稷肇祀。皆非言配祀之事。是以知其爲配感生帝於廟也。頌有思文。其爲后稷配郊祀之樂歌乎。抑亦可通用追享大禘乎。或曰。魯亦僭用郊禮矣。闕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非謂郊祀以后稷配耶。曰。非也。魯郊有常。時用孟春以禘。穀爲周之三月。上文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則是廟享而非郊祀。蓋魯之大禘。亦數歲一行。如周禮之間祀。曰春秋者。舉禘祭時。或行于春。或行於秋也。使爲郊祀言之。當惟言春不當及秋。

附考羣經補義禘祭

集註引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配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

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財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禘衡。白牡騂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說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